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二目錄

墓表

贈南京吏科給事中南州祝公墓表



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四川邛州白鶴驛驛丞趙公墓表

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和齋崔翁暨安人

李氏胡氏墓表

贈奉政大夫和州知州譙公暨元配黃宜人

墓表

陳翁以約暨配吳碩人墓表

太學錢君懋毅墓表

田南邵翁墓表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贈孺人呂室趙氏墓表

明奉政大夫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瓊

田林公暨配黃宜人墓表

莫令人詹室葉氏墓表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二 目錄 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二

墓表

贈南京吏科給事中南州祝公墓表

公諱廷相字子隣一字子衡別號南州南唐有諱

約者致節度使仕卜德興煖水里居焉十八傳為

雲樵公諱良驥卓卓樹操行有聲配程生丈夫子

三伯廷憲季廷尹公其仲也生而穎敏書過目輒

曉解大意諸天官律歷風角鳥占干支家言靡不

習而為里人所急者算法也屢畝經野秋毫不爽

人倚以爲平書九體特擅其六尤工繪事有處士
王臣見而奇之曰以若之才而僅施之此乎公感
奮益取經史子集讀之然自累葉以來世耕鑿而
不廢鉛槧雲樵公命公兄弟種樹頰山輒挾策從
田塍間且誦且植相與談討擊難夜歸篝燈讀夜
分乃已間得一異書手自繕寫曰書饑可爲糧渴
可爲飲怠可以爲枕古稱益人神智非虛也里中
凡禛社祖道諸雅事踵相躡乞公圖而咏之以相
贈遺或不嫺於詩若書則屬公代書法纖穠縱斂

篆籀分隸榜署草行各斐媿有致嘗遊巖石下徘徊
不能去人問之曰吾胸中有奇字徑丈餘不得
一巨石鑄其上耳傷及百技靡不精家有需輒自
爲之若木若石若搏埴若丹艸若剪裁剗各善
其事里中迎爲童子師則抗顏徃教一本先世家
法蒞塾滿三載則攝齊請去東道主更賢重公納
履謁請無虛歲以其暇蒐緝家乘攷訂之例取歐
文忠公書倣顏魯公閱數載而譜成所著有南州
隨筆凡經傳格言及子史稗官可備鑒戒者無不

采嘗偕兄勿齋一再游金陵歎曰吾於山見鍾阜
之高於水見長江之深於都城見宮闕之壯麗人
物之繁華與賢士大夫伏軾而遊也不謂非巨觀
矣而以巖棲穀飲之人參焉吾懼醅白之日凋也
孰與歸來乎山中而以葆吾真爲子生苦乏膏油
資而世祿顧嗜學甚公縱之學曰學詎憂餒耶而
時時舉所聞宿德媿行爲瑱規嘉靖甲子世祿舉
於鄉歸以一文綺壽公泫然曰若大父不能得之
我我乃得之若會有強之居間者公聞之曰士甫

第猶處子之待年汝不力郤之踰檢而喪志自此
始矣世祿佩其言惟謹弟子文病足呻吟不絕公
爲一夕數起雲樵公臥病公不解衣而侍身爲浣
濯扶持雖子孫不以屬也及不起哀動隣里爲罷
相者久之諸飯含棺殮不以窆故廢易戚晚節數
病病且革呼二子前曰士公車前身屬之師通籍
後身屬之君惟公車時靡所屬或暱朋僻友更相
誘而成其過是可爲遽廬不可久也宜早決已而
曰汝讀書豸山歲侵若弟躬負米餉汝而自擷籬

豆以餐可念也又曰可寘筆硯吾几筵其勿剪圃
中卉藥吾歿後惡知我之不園日涉而游戲筆硯
間乎世祿兄弟環而泣詰朝乃逝嘉靖丙寅十二
月二十日也娶夏先卒繼實俱贈孺人生二子長
卽世祿南尚寶司卿次世臣萬曆乙亥七月某日
祔葬於大母程之塋左壬辰以世祿休寧令最
贈文林郎如其官越三年召授南吏科給事中以
慈聖皇太后徽號恩再贈將仕郎南吏科給事中
公質直坦蕩談論舉舉而獨慎取予敦行誼交游

不妄世祿以忠樸爲名諫議得諸公者爲多卽不
出里閭而邑之爲父者媿子爲子者媿父而俗幾
變嗟夫是足以風矣余與世祿新安潘士藻三人
爲綰帶交海內莫不聞公世系行履士藻旣悉之
志銘而余撮其大者表諸隧道如此

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四川邛州白鶴驛驛丞趙公墓表
萬曆庚戌春南少司農趙公一日語余曰先大父
之葬也木拱矣而始籜主上寵靈得稱南戶侍

若僉都御史墓顏益拓矣夫以卑官爲天子所
采擇而辱之綸綍微子言表於墓曷以闡揚而光
大之明吾君之賜余不敢辭按狀公諱景德字
宗仁世山西解州人爲人潔廉而忠厚幼業儒不
成已爲司空城旦家言補邑椽見諸邑椽舞文受
賕心厭薄之誓不受人一錢歲饑郡大夫發帑金
賑貧者諸邑椽皆有分公毅然曰此上所爲賑貧
人者柰何以潤吾橐乎力辭之久之以文無害授
四川邛州白鶴驛驛丞至則庫氏僕夫輩故有私

覲例公峻郤之下至徒役一無所受或問之則曰
爲盜者類迫於寒饑者也爲隸胥充徒役者爲姦
利觸文罔者也而吾受其餽與若奚擇焉或曰公
不爲家人產計耶公笑指二孫曰此吾產也客乃
止會部使者索茶於驛而意有需於公公第以茶
進索瓜公庚以瓜進乃大望公遂以他事斥之公
嘆曰七尺吾授之父母而乃以徇人馬足耶遂移
牒致其仕歸人見公巖居寡營詰之公曰先世遺
產足供餽粥此外皆長物也何以疲吾神爲公卽

不屑屑生事而性好施予病者葬者婚失時者多歸焉卽所叩而其人非故識者與非力所辦者必芻宛濟之無勑里之待以舉火者若而家始辦事京卽一同事者貸人子錢擬歸取資斧而子錢家收責急謂若命不可期倘一旦填溝壑吾將已責耶公聞之怒曰安得此不祥語卽出資代償之里人趙某居京遭疫甚篤大小遺咸仰人同侶者謂疫當傳且惡其穢也相率以身跳公愴然曰是有命且同出而以疾棄之吾不忍於是戢足湯藥躬浣被者累旬人咸目爲騃公不顧疫竟差抵家人有誣訟公者而趙反證之公退責某若忘曩者京邸活汝乎亾何人亦誣訟某引公證某大恐公咲曰吾嘗活汝不任受德卽負我亦不任受怨竟爲直之官某乃大感謝曰吾當媿歾入地矣又有使酒嫚罵者公第鍵關若不聞家人咸憤曰公豈石人耶而甘受籀乃爾公解之曰此如飄風過耳無足爲怒者至日中乃開門迎謂曰度若舌當燥家有濁醪願與若共之何如其人大慚詰朝踵門頓

浣被者累旬人咸目爲騃公不顧疫竟差抵家人有誣訟公者而趙反證之公退責某若忘曩者京邸活汝乎亾何人亦誣訟某引公證某大恐公咲曰吾嘗活汝不任受德卽負我亦不任受怨竟爲直之官某乃大感謝曰吾當媿歾入地矣又有使酒嫚罵者公第鍵關若不聞家人咸憤曰公豈石人耶而甘受籀乃爾公解之曰此如飄風過耳無足爲怒者至日中乃開門迎謂曰度若舌當燥家有濁醪願與若共之何如其人大慚詰朝踵門頓

首謙公第趣觴觴之乃去公亾所負挾而邑人靡不推爲長者以此居恆雅好書史卽冗劇中不廢燕居色恆莊訓子孫必令習禮媿衣以爲常謂禮習則鮮惰行衣飾則閑邪心課讀暇輒引古道諭之間論近世吏疇以廉興疇以墨敗疇仁而昌厥世疇酷而殄厥宗豐豐不休且曰吾平生庶幾無所媿倘陰德有助後必有大吾門者孺子其識之越四十歲至教授某而以經顯今司農公某以卿貳兼憲職益貴重曾孫標繇翰吉至罔卿蓋四世

而聲施海內公言卒大讐云司農言公丞白鶴日有弟季來眠客歿藁葬驛中公手作灰格封識之曰恨貧不能歸弟骨異日者吾孫道此乃弟首丘時也後孫標果按蜀得灰格宛然竟歸遺骨如公言司農又言余父往於田距祖塋百步而近見煙霧從塋中起迫視之則白氣亘空非煙非霧已得兒標登第捷音計其日政榜出時也異哉公卒嘉靖己未五月四日享年若干萬曆壬辰以司農公浙江布政滿贈通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

配楊贈夫人癸卯復以司農三品六年滿改贈如
今官配楊贈淑人子男一曰良臣封文林郎掖縣
知縣累贈如公官娶處士王景雲女封恭人累贈
淑人制詞所褒公甚熾有曰行篤彝倫動借古
誼分符作宰流廉譽於邛郵解組歸田播仁風於
梓里大哉王言如親覩公之爲人者里人皆舉
手加額曰爲善有徵矣夫公不能竟用於身而能
使其用竟於不可必之子孫不能得之相臨之吏
而乃得之不可測之天如樊侯樹漆易世而始獲
其用積厚流長聲動人主至旌閭閻之行而顯
重之以校夫于公何比于之流豈有異也爲趙氏
後者當知所爲報已余不佞謹掇公大都表於隧
道以示賢士大夫之過而式者

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和齋崔翁暨安人
李氏胡氏墓表

萬曆乙巳天子上慈宮徽號制若曰朕以大
慶覃恩施及有位工部主事廷健父珩率德蹈義
不躬榮利能教厥子爲朕才臣其加賜名命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所司奉制書特贈公如子官
母李氏生母胡氏皆爲安人廷健頓首受書焚其
副墓上乃撰次公世行始卒詣余曰不佞考妣萬
曆己亥春業葬於縣西金雞山之原一二細行不
卽論次懼其無傳爲大典辱願以屬子矣余敬諾
按狀翁字某別號和齋世寧國府太平縣人爲人
事生嚴喪歿哀自宗人以逮婚友靡不盡其心而
尤以撫孤著髫年父見背弟珣若璿俱穉齡依依
從母氏臥起家且窮空無以自存翁奮然曰某爲

家督敢以遺母夫人憂於是經紀先業提挈二弟
冀其有成久之年並弱冠翁兩爲授室母乃大喜
無何相繼物故遺孤二一甫朞一甫三月翁曰此
兩弟不絕之綫也爲抱哺撫摩不啻屬毛離裏然
日察其顏色少疾輒療之惟謹稍長就塾翁保之
傳之動以禮義爲藩一切錢穀饗餐拮据以辦不
以煩二孤久乃爲之婚而孤亦儼然能自立者稟
翁教也翁始以筦鑰付之其大者猶受成於翁以
故二孤生計視昔饒翁獨居瘠無悔居恆誨愛備

至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嘗囑兩安人曰鰥寡
之無告衆所哀也况娣姒間乎若尚善視之孀者
安吾母安矣時門祚衰薄多囂凌詬誅百責叢委
翁以身任之慮煩而神悴獨其志意顛篤識度過
人得從容而不仆人以此多翁云少以不逮父養
爲恨晨夕於母夫人側微疴輒廢寢食歲時布席
率子婦若從子奉觴百拜爲母夫人壽極歡而罷
母夫人壽九十以天年終翁毀瘠襄事會有家祠
之役先族人首事與匠作同甘苦哀瘁致疾於是

年五月某日卒愔哉配李安人副胡安人李數舉
子而不育子胡出者無異已子與胡安人居藹然
有樛木風胡亦婉婉承之兩相成也子四人長廷
健卽膳部次廷循次廷徵廩生次廷衛附學生女
二一適諸生李某早卒一適譚參軍子某李安人
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七胡安人
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五近世士
大夫外樊飾爲聲名而內行顧闕公闇然獨隆於
孝友天子嘉其馴行於是乃褒而揚之豈但慰

澠園集 卷十二
子孫之恩於一時將使夫重利忘親薄於同氣者
低徊媿奮想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則
王言之所激勸豈有既乎故余樂爲之書以表於
隧道

贈奉政大夫和州知州謝公暨元配黃宜人
墓表

贈公夫婦生嶺表及見仲子嵩舉鄉試高等以老
壽終葬於縣某山之原如千年矣至是子嵩守和
州以三年績最於司功得贈公如子官而母黃稱

宜人云當是時 天子所下制詞大指謂良牧之
才非一世積以美州大夫而歸功於兩尊人甚至
嵩捧而讀且感泣謂其友焦子曰卽吾父母所操
行諛賢然不能踰閭里之外何至乃聞 九重而
辱 天子之綸綍微一言表於隧道是隱 君之
賜而泯泯吾父母也吾子其圖之余謙不敏不敢
辭按狀贈公諱元盛字某世居番禺石橋鄉生三
歲母彭見背育於女兄所八歲從里中師授經術
年十五業駸駸就矣見父耕壟上而憊廢書泣曰

父憊矣我乃安坐而食獨能下咽乎遂輟讀佐父
耕久之心通乃求白地若甌脫種播而耘耔之於
汜勝賈勰諸家言多闡合自是甘毳伏臘之需稍
稍具矣事繼母許色養備至念女兄育已母事之
終身蓋孝友其天性也爲人樸直不侵爲然諾待
人恂恂殊謹然性峭直不能腹藏過賢有德者輒
折節下之無敢與鈞禮矣衣麤食菲壹意節縮至
蒸嘗伏臘務極豐腆以爲常生平公庭未嘗一錯
趾鄉隣有構者卽諭以聖諭和睦之條語意懇

款多自解去自輟讀以來嘗意不自滿坐是督仲
子公車業丙夜不休及選爲博士弟子員乃嘆曰
吾不能辦于公貲高其門竟屬之若矣越五載仲
子成鄉貢公不甚色喜第曰若輩分內事不止此
其益勉之時年已逾耆鄉父老爲請冠帶於有司
公固以辭曰吾何以此爲異日兒子能自效徼惠
國恩服之未晚也叵何公卒前是業娶黃宜人生
四子矣宜人公同縣黃公汝息女未字時內則少
儀不習而能迨歸公履聲不出閩者數十年家故

囊食指不給宜人日拮据佐之至解簪珥以應於
舅姑奉杯案而進之斤斤如也何顏色惟謹繼母
許無子晚年善病益衰頓宜人爲候視扶掖不解
帶者累市月許病革顧贈公泣曰爾婦孝我至矣
我何以報遇諸妣雍睦有禮視猶子卽已出不異
也生子若女凡六衣襍履綦咸取辦於宜人手比
仲子就外傳諸橐餽脯贄日攻苦勤作以助必檢
誨之爲端士乃已平生上奉尊嫜下撫子女日三
商而不及食至大夫宦遊尊顯矣而媵衣鮮食之

好一不干其懷方其致俸稍爲甘毳資宜人盡以
易絲枲躬自績而克裳衣焉所爲式穀後昆而就
其賢名不虛耳公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歿萬曆
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宜人人生嘉靖某年
某月某日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六
子長某娶某氏次卽和州君娶黃氏次某娶某氏
次某娶某氏女二一適某一適某孫男某某今制
封贈之典雖中外無異而從宦於外者十不得一
二大夫獨能以廉明受天寵爲父母身後之榮

可謂賢已余獨怪夫贈公不能必之於身而乃能必之於子始焉邛有司之冠服而竟以致天子之命詞嗚呼士安可不務修德哉余特書之微獨昭天上賜抑以爲世勸焉

陳翁以約暨配吳碩人墓表

余以歲丁酉典京闈試得陳君一教而器之輒以冠其經久之君數過余金陵熟其爲人恂恂敦篤君子也每語及母氏春秋高不欲去左右辛丑爲母強以行業成進士幾以慰母意亾何母逝君奔

還毀瘠甚已衰絰來請曰不腆先人逝垂十有八年墓木拱矣而虛隧道之石未有以文之頃且啓先兆奉母櫬而窆焉敢藉先生一言以重余曷能辭按狀君諱某字子晉別號以約先世溫之永嘉人宋止齋先生之後儀賓倉自永嘉徙義興之湖南已衛輝永洪甫自湖南再徙亳村傳十世至亳溪公郁以耆德爲鄉里所重翁父也配楊繼孟生丈夫子七次卽翁娶邑諸生吳燦女是爲碩人翁少有志節丰骨穎秀墜之巖然治博士家言往往

屈其曹偶尋曹偶去爲博士弟子有爲顯官者而
翁拓落自如後兩試幾獲雋矣而適與內外艱會
乃嘆曰豈吾命不當第邪徐摩其子頂曰兒在何
渠憂出其書授之所爲責課靡間薦紳學士慕其
人爭致館塾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也翁攝齊爲
談說經義甚都而日以士行相磨切於是諸生彬
彬多樹操行有聲矣與人交抒寫必盡而於過失
顧能彌覆之隣婦有夜窺者且卽易其處館人以
聞終不告其陰行善多此類居父喪哀毀骨立母

屬末疾展轉牀第體浸敗不可近翁率碩人不櫛
沐而侍扶掖眠燥濕浣中褰蓋目不睫者巾月云
喪葬蒸嘗必比於禮已室其季之未室者家其女
之未家者以次綜理之不遺餘力三黨離逖從館
歸歲行盡矣必徒步往存之足重趼不休至除日
薄暮乃還歲以爲常居恒最喜節義事讀古忠臣
孝子傳慷慨擊節爲之涕出族婦貧而孀翁倡義
月給薪米以堅其志宗祠耐金率一人領之息其
子爲春秋需宗人多乾沒者翁有田五畝盡鬻之

以助曰奈何令吾祖爲若敖氏鬼乎當小饒絕甘分少於少長疏戚必均間從勾貸不能問子錢并母錢匿之不悔曰母以其故失歡也頃之橐如洗家人寒膚嗛腹有不能堪者翁愈自堅忍不以干人人亦卒無應者或又以窘告卽心熱色動雖餅粟與共矣翁以韋帶終鄉人拱手推其長者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爲霑涕以此翁性嚴抗諸子以法不少假而碩人壹以寬劑之終其身亾譙訶遇妯娌以和或非禮加之笑受而已蓋以纖齋佐翁施

精進佐翁孝世以篤行歸翁大都自碩人發之竟其身闕以外不聞履聲其於婉嫕貞靜蓋天性也翁生嘉靖壬辰九月十三日卒萬曆乙酉四月三日享年五十有四碩人生嘉靖三卯十二月五日卒萬曆辛丑四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三長一敬後碩人二月卒次卽一教舉進士觀工部政次一政郡諸生女二孫男五于熙于泰于鼎于某于某餘具狀誌中嗟乎急義而嗜修流俗羞以爲迂而弗言翁之學與教必出於此其自信不詘宐

以有所負而然惜乎未試而不及子之成碩人見其成矣而又不及於祿以歿其可悲也已雖然樊侯樹漆再世而乃得其用異日 璽書賁新阡必有高視南陽者天之爲報蓋於是焉在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太學錢君懋毅墓表

君諱齋字懋毅澗之鹽官人 國初諱貴四者以通賦成貴陽次子裕養於錢氏因蒙其姓三傳爲贈公達達生臨江守琦是爲君父臨江公六子芹

永州守萱儀部郎蓼葵太學生王恭人出晚年舉君及弟於潛學博裝夏孺人出少敏慧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旋入成均無何臨江公卽世君居喪一秉古禮奉母務先意得其懽心孺人女適祝仲宣家赤貧則移近孺人拊諸甥不啻已出者孺人有嫂老且病養若葬悉身任之不欲以傷孺人意也一夕孺人病終於第宅乃移柩於家率婦寢處其側蓋三年如一日矣初臨江公幼楊太宜人病庶母彭實鞠之君體先志周旋兩宗者終其身於

兄弟友愛尤篤於潛君乏嗣不難以已子後之及
舉子而病終夜十起不自知其勞也於潛君在官
舍疾甚兼程赴之護其喪以歸哭之欲絕其他立
宗祠置祭田贍族人之貧者不可一二數生平與
賢豪交樂赴其急王孝廉程文學吳山人皆推厚
貲卹之無顧惜意他如掩戰骨槥溺骸賑餓人其
任與卹又有足多者如是也郡國守相高其名時
以政容之君多所引避至有可久遠爲後利者率
爲之盡錢氏世有名秩於朝君獨自得於佳山水

間從四方之客與鄉人之老詠歌偃息以念其年
喜爲詩多至數百篇觀其見於擊轅集者可謂隳
然能遂其志者矣先世遺稿手自讐校懸諸國門
所纂有臨江集永州集荆花集測語厚語家史合
玄集凡若干卷行於世生嘉靖辛卯十二月十一
日歿萬曆戊申八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配李孺
人先十一年卒子男四長應會太學生次應晉舉
人次應會應旨皆縣諸生孫男七曾孫男三嗟乎
君積其謹以至於行之修而僅以德於鄉積其勤

以至於業之成而不克顯於世此知者所以爲君
惜也然君有以及於人而無所疚於內其砥苟富
貴於一時而抱媿以歿者何如哉余與於潛君善
稔知君爲人故於子應旨之請掇君行事以表於
隧道如此

田南邵翁墓表

余蓋獲交太平邵君汝行因悉其父田南翁云自
余束髮砥志輒求天下超卓士相與泝聖言而偕
之大道久乃得邵君於眉睫間欣然有當也迨歲

癸卯冬余赴新安之會邵君在焉予以挾疑啓籥
者連昕夕以歸歸而道太平也邵君又偕其二兄
若諸子俱來余乃見其斌斌雖雖以問學師友於
家庭未嘗不慨嘆豔慕之焉未幾邵君兩從子遊
南雁邵君則歲一至每過予鑪熏茶宴相對終日
視笑之際言忘形遺他人莫測也一日叩其學所
從來邵君曰余小子何知皆先君教也先君棄余
時余兄弟政在髫年顧絕口不及家事曰若等能
知學我歿足矣今去之四十年所於學茫然無聞

而摳衣請益不敢須臾離師友者皆先君教也余小子何知言已歛歛者久之旣而起曰幸徼惠先生乞一言爲表先君之墓先君蓋遊於東廓先生之門東廓先生會新安先君奉杖屨以從已緒山龍溪兩先生至亦如之後先名賢旣聞至論孳孳如不及已充然如有得也幼穎敏入黌宮試輒先其曹耦浸浸鵬搏豹變矣而數不售於是先君放情山水而一托聲詩以爲樂要以直據其中之所得而非與世之抽黃媿白帖括爲雄者角也然余

又聞田南翁少時族有齷齪之者百端或構賊入且執其母翁在外壑聞之遽冒刃前賊欲害之母子爭歿賊義之遂舍去蓋年八歲耳而終其身見二親容未嘗不流涕被面卽嚮諸所齷齪之者盡寘之若罔知也孝友之德蓋其天性然邪語曰期年樹穀百年樹德翁子孫誥誥滿庭壹皆被服乎仁義浸淫于道德而翁里中因而蹶興者甚衆鄒魯雅稱好學盡章甫逢掖儒耳而余道翁里中則耕罷畔賈罷市靡不麋集聞一語踴躍歡呼皆意

得而去嘻可謂盛矣說者謂翁有以風之也回視
易簣之言若持左券則翁所遺於後者不其遠哉
翁諱賢字若可生正德辛未十二月三日卒嘉靖
甲子八月一日享年五十有四以萬曆乙酉三月
廿五日葬于曾家山而配孫暨側室汪祔焉丈夫
子三人曰汝條汝德汝行條行孫出德汪出女子
三人陳學可杜鑿王化其壻也孫曾孫若干人翁
里中有杜君質者篤行君子也其狀翁與汝行語
合按狀翁先世河南人在宋有任池州教授者因

隸石埭籍後八世仕三始遷太平縣長壽里之田
南社仕三生金乙金乙生桂一桂一生通四通四
生琦琦生綸琦若綸咸以孝友聞矣綸生道宗道
宗以弘治戊午舉于鄉三爲令皆有異政道宗配
孺人陳則翁父母也翁家田南久故今學者多稱
田南翁焉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少司空徐公以忠清亮直爲時名卿乃先考妣之
德實有以貽之封翁事行業有七尺石巋然而揭

於松檟之間爲人所習覩矣一日司空公過余曰
頃藉天子寵靈不腆母氏由安人進稱淑人後
先拜勅者一拜誥者二恩至渥也子其一言表于
墓庶詔後人使知所繇以教不怠余稔知淑人賢
則惡敢讓按狀淑人姓王氏宣城紫溪人王父舜
父楠世有隱德母楊舉子女各一女卽淑人少婉
嫕清令父母甚愛之嘗曰儻汝亦子也當待汝而
大其門歸封公時家食貧淑人不以新婦難力作
煇煬井曰之役一出其手事舅若姑備極色養一

切服御食飲悉當其意時謂曰有婦如此足矣封
公性嚴急淑人委曲以意劑之咸甚而飭封公時
爲解顏及舉司空兄弟食指日繁淑人勤女紅以
輔其闕夜分呱呱者繞膝泣念不足當明日不敢
輟也諸子稍長就外傳淑人則色喜操作倍力資
其贏以饌先生酒食每靜夜諸子書聲與機杼相
韻人以爲美談頃之司空兄弟公車業就補諸生
淑人色顧莊曰謂一博士弟子可竟女耶母寧尊
修其德業而稱賢人君子者乎甲子司空登賢書

戊辰成進士起家建寧李官淑人時時從封公以清苦督之一鮭菜必問所從獄具必問所平反幾何司空以是精爰書所讞決必準律而參以情稱建無冤民者比比也淑人乃歡然一進七箸矣尋晉南工部主事父老爭攀援不得發尋改吏部晉郎中出爲河南參議迎養淑人郎中司空間有疑難不卽決者取淑人片語立解一以文綺進輒作色止之曰自爲汝家婦食其力而憂不給今日舍飴噉炙胡不足而以長物爲且自爾入官惟無所

建樹以虞官譏儻以我而失民心所損多矣司空跽受教節益加礪卽所至不敢以方物獻明年司空晉山西憲副念二人垂白不能扶持行遂乞歸一意侍養淑人故無恙也而司空時怦怦心動亾何淑人抱疴竟不起遡生正德十年五月七日卒萬曆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舉五丈夫子長大猷次大任卽少司空次大化次大望舉進士爲番禺令次大年孫男十二人彬彬稱其家大都淑人之爲人也事舅姑夔夔然接娣姒怡怡

然御子姓秩秩然嚶笑有嚴中懷則融逾雷逾羸
既穀且豐有子頎頎蔚爲時宗 王三錫命高朗
令終天之報淑人者何如哉夫表標也標其行而
著之石以使夫過者式焉而謏劣奚以任之雖然
以余從事淑人之身後而奉揚 明天子之德意
以垂亾寤史職也是以不揆而爲之辭

贈孺人呂室趙氏墓表

起曹呂君以令最得封父某公爲洛陽縣知縣母
趙贈孺人至是萬曆己酉孺人歿三十年往矣始

奉封公命擇邑尹山之原而窆焉一日詣余曰先
慈棄柩椁不肖生未卅月也藐焉冀一接其音容
不可得况報之德乎頃襄事有日惟立言者爲之
表以顯之使聞於無窮不肖其少可無恨余悲其
意乃卽其狀而序次之按狀孺人吳江文學龍田
趙公女生而莊靖婉婉圖史之戒不習而能方髫
年家人盡日不聞咲語聲卽羣稚嬉戲盈前眡之
恬如也母氏壺範清嚴家庭之內肅若朝典於子
女教督之色不少假孺人夙奉教惟謹不小以惰

海園集 卷十二
媒見母大賢之尋爲遴壻而得封公遂委禽焉年
未笄也而莊慎有容家人竊伺莫得其幾微或疑
爲少不諳事乃於菹菹泔澆難肉胖醢紉緝縲緝
耘穫孕字諸生事靡不明了而又壹意織畱代封
公色養所進舅姑被服食飲必得其飽饑寒煖之
節御臧獲慈而有法歲時問遺中表儉而有禮時
封公下帷不問家人產賴孺人掇拾細碎積贏爲
豐遂寬然無內顧憂每佐封公夜讀一燈熒熒與
機杼聲相韻問糜茗茗應時而進問夜如何則稱

未艾也絕不以貧故微懟其夫竭意承順若恐傷
之有賢婦人所難者藉第令天假之年就養起曹
食四方水土腴美之物狄冠展衣榮於輦轂都廡
腆以閑其家剗剖綜覈願使目授尊於中外戚屬
間豈不宜哉而顧溘焉以歿起曹君悼恨而屬余
言表諸墓曰藉此永吾親而追其哀嗟乎余不能
事親而能爲君圖乎君溫文醞藉宦業方日起將
受賜大朝以褒寵其幽宮而謂余言能不朽君
之望余過矣封公名某別號某起部君名純如起

家進士子女婚娶語載志狀中不具論
明奉政大夫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瓊
田林公暨配黃宜人墓表
自世以聲利相馳逐投世取顯至不遺餘力而猶
以爲不及者比比也乃有當羣趨而引避望華塗
而卻步其操義風槩足以抑躁競而美風俗非其
亭亭物表何以有此若工部瓊田林公是已公歿
垂三十載叔子裕陽爲南民部郎屬表其墓余曷
辭公林姓諱用章字尚闇瓊田其別號也上世由

下邳徙晉安再徙長樂之坑田坑田凡數傳至源
保而昌源保生洪洪生四子次曰仲甫是爲公父
明經篤行人稱長者配鄭氏生子泰繼配陳氏生
公以公貴贈父修職佐郎國子監博士再贈奉政
大夫南京工部郎中贈母陳暨前母鄭俱宜人贈
公以六十四歲舉公無何贈公陳宜人繼卒公沖
齡失怙恃哀毀甚久之析產僉謂宜與兄埒公遜
謝曰吾幼孤方父兄而母嫂以有今日受貲均於
諸姪可耳人皆以爲難尋補弟子員餼學宮戊午

舉於鄉乙丑成進士以干時爲恥獨主恬夷矯世
習疏乞郡博士得吉安古名郡公以躬行君子
爲之師一時興起者衆丁卯聘典浙試晉國子博
士再歲遷秩當北公請於銓部願改而南遂得南
工部主事庚午受檄督真州課不以秋毫之端自
點也然事有可爲又不僅取課辦而止會部院議
槩征遊聞商船公謂非例力爭罷之運艘諸貨悉
蠲其權他如平價詰奸立短載科條收瘞浮尸置
義園供祀諸爲德於民甚厚語具奉常許公碑中

滿歲晉屯田司郎中公自牽絲未久業抱遂初之
志獨以贈公稱博士而格不及母意未愜至是以
兩宮徽號恩贈公復稱大夫兩母並稱宜人公曰
吾今則可以歸矣卽疏乞身於朝部議難之公懇
請不已僅以在告許蓋將復用之也而公意堅不
可奪矣公爲人謹畏清約里居淡然不關外事惟
以雪同井戍籍之訛一至公庭而已築耕隱亭願
真堂於墓所角巾野服徜徉於溪童田叟間人不
知其爲貴人也方公宦遊四方僅挾兩蒼頭圖書

數卷自隨迨其歸也服下澤策款段一切無所紛
華居常簾閣據几終日若虛無人削浮夸之交省
燕游之好名人韻士間與之游餘不得與也甫觀
政兵部太傅楊公博爲樞長一見器之曰此古君
子也贈以詩而嚴諫議用和於同籍中獨莊事公
亦以公爲古人閩司寇鄭公世威清修鮮許可獨
推重公爲涕泣銘其墓其見重於賢者類如此配
黃氏封宜人生子四肇陽益陽裕陽宜陽皆有文
行而裕陽卽請余表其墓者公葬閩縣欽仁鄉杜

崧灣之原向公爲陳宜人所卜地而公與黃宜人
從焉宜人德與公合凡公行業所助成者居多狀
稱其嚴而能愛儉不廢施內行備矣先是贈公及
鄭宜人祔於祖獨陳宜人未厝公弱冠行營葬地
至廢寢食忽夜夢二人指示吉壤覺而奇之隨得
地如夢乃決數年松杉漸拱野火延及神遽以告
公悲慟急往視而剪除培植焉異哉非孝感不及
此生平所著有同紳錄自警編家訓及岐黃內經
陰陽卜筮堪輿皆有論撰藏於家公生正德丁丑

五月二十七日歿萬曆辛巳十月九年六十有九宜人生正德甲戌九月五日歿萬曆戊子正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五嗟乎世之仕者急進取結賓客卑辭貌繁燕饗饋送孳孳矻矻至衰暮而不知止公終始壹意仕而不忘隱隱而絕念於仕其取於世薄矣然行修於家而譽聞於鄉其自得者清白表於身而有餘者福澤流於後公未為不遇也裕陽君質厚恬夷世俗之所為有不為者藹然公之家法余重其守而知其有所受也輒不辭而著

於隧道俟論世者攷焉

令人詹室葉氏墓表

古之盛時豈獨士君子之嫻於禮義以教而成哉觀於二南國風載婦言與行者甚悉蓋女史在焉青蒲彤管之業師氏掌之闐闐女子相與環而誦法其教化既成二雅之什一則曰君子女一則曰士女而設車牽以迎之者直以之為高山景行令德來教神明聖賢之胄所從來矣余友孝廉詹軫光氏葬其母且三年一日而以墓表見屬余反復

其事幸古之遺教猶及見於今也乃撮其大者表之曰令人星源處士詹君僥之妻同縣葉氏女也祖大叅公天球父僉憲公份僉憲公早逝事母詹宜人以孝聞宗人婦江貞泚婉婉有古師氏風令人偕女兄稟學焉指授孝經列女傳諸書時信州呂巾石先生以變化氣質爲學兩弟茂芝獻芝從之遊令人於家庭師友間津津然若有味乎其言也及筭歸詹氏時詹方隆盛內政總之姑氏居恒無所事事第晨昏煮茗果以進唯謹溫恭靜密梱

以外不錯半趾姑氏喜曰人言新婦貴家子顧嫺婦道如此處士故業儒好聚古今書爲出百金佐之里俗重貲產逆婦者多易橐中裝爲豐潤計令人獨勉處士以學更傾其貲購別業居焉又勸處士介兩弟問學呂先生所處士性善怒觸之易動令人從容語曰若所聞變化氣質者謂何處士遽聞之未嘗不爽然自失也處士父清卽世始以冢子當戶時賦歛苛急催租吏執銀鐙昏暮呌罵村中雞犬不寧處士奔走郡邑無停晷令人罄簪珥

筐筥異之不給則告急母家又不給則稱貸期輸
役乃已長子齡甫齧携諸弟出就外傳會叫囂者
至急趨歸置密室中累日戶不敢啓含淚語之曰
此何等時也而曹可泄泄哉令人舉六子二女長
幼相次僅一二載而近時蹠而飭之曰我爲而曹
冠笄婚嫁不啻竭心力惟以而曹讀書爲望耳顧
而曹豈真能讀書者哉而祖母父愚菴汪公以質
行爲鄉人冠我祖若父奕世載德三公者並祀鄉
賢典刑所在而曹知向往之斯不愧讀書人已邑

理學自茂芝兄弟外推余友詹一麟氏處士延於
別業命諸子師事之令人手治具以供雖誦必腆
一麟遠出卽遣之兩葉就學已而子奎光廩於郡
軫光舉於鄉斗光補弟子員於邑緬想催科吏至
置密室不敢啓戶時異矣母始一輒然而笑家廟
蒸嘗宗黨慶弔靡不中於禮諸新婦廟見後輒出
所藏江氏手蹟令觀之曰此吾師氏所遺吾幸不
墮婦儀者皆其教也幸毋忘諸孫咸勉之力學未
嘗傲里姬煦煦狀歲已巳姑汪嬰痿疾伏床第令

人供湯藥糜粥抑搔舉扶夜卽侍床下蓋七年如一日也疾革令人泣曰願強自支使新婦盡一日之養姑泣曰而事吾之日長矣豈更望吾百千歲日相苦耶及歿哭泣過禮幾不起閱十載母宜人詹寢疾事之與姑同兩弟愧以爲不及謂姊氏不獨能婦又能子也宜人歿且久令人常缺然語軫光等曰嘻吾父歿吾不能自致而遺稿未行於世吾母歿吾有以自致而遺體未歸於土而曹其念之頃歲大侵人以緩急來者至減口食積升斗以

應久之無勑色少產貴家然井曰必親朝夕非處士共飯不肉食一布被餘二十年其儉德皆此類卒之日爲庚寅六月二日距生嘉靖丁亥九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四葬於某山之陽餘子婦族姓載志傳中不具論嗟乎令人在父母家爲洲女旣嫁爲賢妻其卒有子也爲碩母可謂無遺憾已自教學衰世之具鬚眉被簪帶者往往以儒相詬病非但內教廢也令人起於晚近所爲相君子與勗其子若弟者獎勸教督造次必於儒學蓋學士大夫

之所愧而令人能之雖列之風雅與周公卿大夫
士之妃修身齊家者比媿而論烈不尤難也哉余
故不辭而書之俾鑿諸墓上庶幾采風者有所考
焉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三目錄

墓志銘

南京戶部員外郎篆石方公暨配劉宜人合
葬墓志銘

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內齋余
公墓志銘

太學生劉君敬止墓志銘

福建寧洋縣知縣向君惟共墓志銘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

光祿寺署丞海谷張君墓志銘

贈南京旗手衛經歷印州康君暨配郭孺人

墓志銘

太學次嶽汪君墓志銘

處士施君謙甫墓志銘

封承德郎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宋公泰初

墓志銘

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鐵城李公墓志銘

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黃公墓志
銘

驃騎將軍輕車上都尉神機七營叅將署都
指揮僉事懷野田公墓志銘

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志銘

汪君仲嘉墓志銘

贈孺人鄧母尹氏墓志銘

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元配淑人

朱氏墓志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三

墓志銘

南京戶部員外郎篆石方公暨配劉宜人合
葬墓志銘

夫楨榦維邦則徵信于喬木羽儀閭里則資范于
名家紳黻奕世旣難縷數辭華踵美抑又罕焉卽
世所稱安成之鄒瑯琊之馮纍纍晨星無多屈指
何況剖千穉之秘發二酉之藏父子相望迭爲雄
長者哉莆之有方蓋甲族也肇于唐昌于宋迄我

明而蟬聯繩繼辟之南金竹箭代共天府至方伯
雪筠公而彌顯一傳爲靜軒公舉孝廉配翁孺人
而生公公諱攸躋字君敬別號篆石爲人清方簡
直貌樸而中腴尤長風咏兒時儼如成人動履嬉
遊壹稟禮則少長酷嗜書晨興展卷呻吟至午夜
不釋聲琅琅如也由是學日益博士之業日工亭
亭有干霄之志矣嘉靖己酉庚戌連升高等銓廣
東順德令順德故明珠翠羽之藪海外珍錯輻輳
灌輸銅墨吏輒以賄敗公慨然曰吾何忍以官爲

市乎砥礪廉隅屹不以私自點縣多漲沙巨島羣
不逞之徒窟穴其中急則解散緩復烏集當事者
束手公羅致巨猾把其宿負聽致諸偷以自贖卒
之邑門不閉枹鼓稀鳴公之力也上功幕府 天
子嘉之爲增俸一級會倭亂募兵惡少蠶起橫索
僦直公按劍曰金校首領孰多若不聽命而趨起
有是三尺耳邑中惴伏無敢誼譁視他邑所裁不
啻數千金諸奮身節縮以佐元元皆此類也居四
歲稍遷南度支郎南都饒佳山水公餘嘯咏若與

山川相映發無何署筦庫坐事波及遂投劾去歸之日生事益落乃絕不以竿牘自通有司雖崎嶇險阨養無兼辰不以急故貶清修也丈夫子二人長曰瀚慶遠府推官先公卒次日沈雲南提學僉事與余爲石交嘗與商推風雅游泳道妙每怪其人旣多蘊藉復慷慨磊落無突梯脂韋之習竊意其源流必有所自孰知其得于公者多耶余嘗概論造物有所畱必有所豐今觀于公豈不其然公官不過五品而擅雕龍之業任未滿十朞而享大

耄之壽用不盡其才然其心逸報不于其身然其子賢昔子雲爵位容貌不過中人且無嗣以老而法言太玄足垂千古至今仰其後塵而莫及又况科名詞學世相趾美如公父子者哉然則公於歆向當金驅爭先豈直與今之望族鼎立而三也公生正德壬申七月二十八日卒萬曆辛卯四月二十日得年八十配宐人劉氏有賢行公之家教蓋寔助成之孫承裘承袞瀚出承笏承簡承筦沈出文行能世其家曾孫二尚幼沈以壬辰蜡月二十

六日奉公柩與宜人合葬于紫帽山之原負丑抱
未而屬余爲銘銘曰

千鈞之弩一發旋毀全其天兮萬石之鍾隨叩而
鳴以永年兮深山大澤龍蛇寔生焯以喧兮紫帽
崇岡鬼護神呵瓜瓞綿兮

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內齋余

公墓志銘

觀察公之在池陽也與畢司徒施京兆以耆德稱
三壽聞者以爲人瑞也而爭慕說之亾何京兆與

公相踵逝公子翹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
山之原手所爲狀乞余銘按狀公諱敬中字子惺
自號內齋居士池之銅陵人系出晉大將軍元昭
以功賜姓唐宋代有顯人迨 國朝諱可才者仕
爲左通政世居鄧源余村自通政之猶子志貴始
遷大通鎮四傳爲公父諱某新化縣知縣封工部
郎中配吳封宜人人生二子長卽公次太僕少卿毅
申公生而卓犖四歲諳聲律能詞章八歲母宜人
歿郎中公不爲過督公益解力學壬寅出就試郡

守晉江柯公大奇之補邑諸生丙午郎中公之新
化以家柄授公晝接人事夜綴學攻文無怠三試
不售之廣陵學於桑子木先生隨有悟入乙卯領
鄉薦已未成進士釋褐武昌推官公理大郡宛若
老吏當事者多以疑牒屬公有僕毀主母而母雉
經者母兄張生捶殺之前司理坐張殺人論死公
曰僕以飛語歿主母歿固當况僕從主母來於張
名義未絕也竟出張生富人熊相者以女許冷朝
陽矣朝陽已病偃僕相乃舍匿女而徭爲女歿發

喪冷訟之累年莫決公躡尋得女他郡而坐相辜
其發姦擿伏人人稱神君矣 景藩封楚璫吳某
者多不法且奪民洲地而撫臣依違其間公奉檄
往案之令洲民遷他所驚謂璫曰洲民之 帝所
愬矣柰何璫大懼因得還其侵地奉檄核諸郡邑
絕無削牘私謁者詣黃州守館公於富人胡氏胡
真人陶仲文甥也夜奉百金爲壽公斥去之卽移
館他處時分宜當柄趨者如市公仕可三年所如
不聞也分宜敗徐文貞代之公以卓異舉天下第

一會吏部業有宣城一人六郡例無再入文貞賢重公而以語太宰曰吾得不通分宜書者一人余司理耳遂入爲稽勲主事歷驗封郎中方嚴文靖胡莊肅楊襄毅相繼爲宰雅以才品相激揚而相徐與嚴尤委心歸計每黜陟以草屬公公取所知籍奏之略無遜避兩公益相器重而人從此多忌公矣一日白文靖曰三途並用制也自辟舉不行要重之司獨歸進士而進賢之路狹矣宜倣舊制遷其殊絕者數人以爲吏治勸嚴公蹶然起坐曰

余意也遂疏名上請自是副使王化以乙科起僉事張澤評事李琪以明經奮郡丞郭文通知縣薛侃州判聞鑽繇椽史進一時嘖嘖傳爲異政而闒茸者無不有灑然自新意癸亥大察京朝官公多方摻剔貪墨無漏網者丙寅 莊皇帝新立奉

遺詔卹錄言事臣事下部公毅然以疏請謂應卹錄者有三等戮歿爲最斃於杖次之遠戍又次之至尚書熊浹御史楊爵繫獄十年始終一節當與杖斃者同上可其議行之公臨事吐決智量邁

人當是時拔才能摻隱伏揚忠讜屏饕餮銓政一新而新鄭知文貞之善公也顧目攝之復以撥吏事不能委隨却滋深丁卯自驗封出爲廣西叅政時徭亂殺前叅政而以公往陰欲困之公曰事不辭難臣職也曷避爲至則賊已據古田勢急而餉匱公具疏請并索各省舊逋還粵而公日夜轉輸得大破賊他如撫軍變處藩祿籍公畫者尤多戊辰以入賀行新鄭適里居同行者度將召勸公迂道以謁公端言曰豈有手捧王章而道謁要人者

乎謝不往庚午晉廣東按察使持憲貞度人心大肅秋監試稱得人九月入覲供張具一付南海令籍記之曰以給後來者辛未上計新鄭業繼興化首揆席矣嗟其黨竄公名拾遺疏中聞者異之遂得冠帶間住公泰然曰吾父春秋高矣今得歸是成吾願也尋新鄭去江陵盡還所擯者收士望有欲爲公道地者公讞曰我終不能低眉向貴人矣言者含媿去時封翁矯健善飯公日奉卮酒爲壽迨卒年九十有二公亦踰指使矣猶然孺子泣也

於吏跡絕口不言郡邑部使者至罕覲其面至事
有不平無問識不識慨然以公道論列之如築邑
城裁冗官得公言而定愛清溪山水之勝築數楹
爲圃灌花洗竹讀書其中與司徒京兆兩公以觴
詠相屬人謂不減洛社風云乙巳登八十海內致
詞介卮酒者數百人未幾病痿以明年丙午八月
十八日卒距生嘉靖丙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年
八十有一公負人倫鑒好與賢士大夫遊在銓署
體貴倨多局鑰自閉公曰審爾則咨訪奚施邪故

至者日相梯接居恒所嚴事者羅先生汝芳縮帶
交者舒公化陸公光祖李公世達曾公同亨許公
孚遠皆一時名流其助成公賢率此類也嗜左氏
春秋及杜詩公移倣王文成三集常不去手所著
有左國類要諸書并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柯氏
繼陳氏徐氏贈封俱安人子五曉貢生先公卒娶
方縣令懋女柯出翹舉人娶施京兆篤臣女繼呂
藩端三極女嶢邑諸生娶羅憲副賜祥孫女驍娶
侄大叅可容女徐出饒邑諸生娶章太學允升女

側室賈出今爲太僕公後孫六繼武繼鼎繼樞繼
珂繼鉉繼鉞孫女四銘曰

懿厥余宗肇自有晉武功鬱然開土賜姓迨於昭
代迺有納言典司喉舌實高其門令尹勃興甘棠
流詠觀察嗣之國牒顯進澹成讞獄當時推賢英
風姱節矯矯無前一个在廷位望有煒讒衰擠之
窮以嶺海不自爲材從古則然公雖退藏其大者
全勿替引之亦既有子奮藻決科載玄載史一丘
畢如山紆川隨用昭來許篆此銘詩

太學生劉君敬止墓志銘

劉生祖錫自鹽官來其父太學君歿三十五年往
矣生過余手一帙嗚咽不能言者久之余受讀則
其父緒言遺事在焉曰願以不朽爲先生累夫世
之孝子貞婦亦比終三節而已免喪而見似目瞿
聞名心瞿者彼誠昕夕於前不能自釋也錫二歲
稱孤去之三十餘載購其言行稅文而必欲傳之
噫可念已志而銘之曷能辭按狀太學君諱世坊
字敬止先世陳畱著姓勝國諱恂者教授於浙始

家鹽官以經顯十一傳曰主事公木以治行祠學
宮子方伯公炆益貴重有名方伯配永州守錢公
女從宦金谿郎中君乃生少卓穎舉止異常兒六
歲通尚書十七而業成名首鄉序中表目之耳相
屬曰是不媿名家子矣嘉禾項墨林雅以鑒自負
以女許之遂配今節婦云居五年游太學應南畿
試以其歲生男祖錫又三年而卒卒年二十有六
耳爲人器宇澄弘孝愛篤至奉兄姊撫弟怡怡
如也蓋終其身無迂事方伯公韋鞵而治滄髓唯

恐不得當也方之已試者必手錄以進公葬母鄭
恭人手操版築君畢力襄之公歎曰非此兒曷報
吾母其爲所愛賞如此劉族蕃衍有艱食者君喟
然曰吾祖生不穀遺之產詎令自有餘而已於是
歲調之斛米束帛以遠近爲差其急昏喪也甚於
已季議姻謂鄭氏邑名家爲旁宛濟之六禮必已
之出咸中品式君雖善心計而出納秋毫無所封
嘗出奩中裝易田若干畝佐歲而復攻苦茹澹亾
使旁落所能拓其業而且以急人之難者以此久

之病骨立語氣不屬乃舐其篋得五百金泣進方伯公曰兒疾殆不復振賴婦足持門戶生兒幸長異時代兒從諸孫問寢食耳第願大人爲建重樓居婆婦孤兒少便大人覆露足矣故君歿方伯公畢世悲思之謂其盡子職君識度淹通而經理毛密錫妻給諫海陽陳公女也歿前手書業議及姻事季弟師馬君端士也則指錫約曰翁莊雅足範後學兒他日必屈教之九都新丘不食地也弱冠卽厚直購之以待蓋其所條畫豫已居恒耆墳典

饒纂述所次大父父之訓戒若譜牒卽片言無敢放失者歿後婦項氏能茹荼存孤卒俾有立嚴事方伯公三十餘年如一日傳言歿者復生生者不愧余於節婦亦云夫世有老身長子孫而妻孥間不獲一開顏者太學君雖早逝有項之節錫之孝且才而天之報君者豈微也哉君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隆慶某年某月某日以萬曆癸巳中秋日葬新丘之原君所卜也配項年與格應郡縣覈其節上部使者籍奏而旌焉有日已錫子四蒙淦

濬園集卷十三
蒙瀉蒙濬蒙澆許字皆名家銘曰

豫章昂昂欲參天誰摧春姿夭其年蟠根抽條蔓
連延上有寒筠淨且娟九都之山鬱盤旋昔爲瑕
丘今墓田千秋煌煌銘永傳

福建寧洋縣知縣向君惟共墓志銘

君諱宸參字德象後以字行別字惟共先世出中
州舞陽宋南渡占籍上元自此世爲上元人高祖
諱輔賈於滇嘗傾貲佐邊餉曾祖諱璽隨父賈歿
滇中祖諱芳少訪父墓畱貴竹考諱黷舉癸卯貴

州第六人仕終興國州知州配殷氏而生君少敦
篤勤敏始授朱氏詩業成誦矣復更胡氏春秋與
仲弟朝夕砥礪至忘寢食歲已巳興國公罷政歸
金陵擇名士萬夢桂者師之績學益力未幾丁父
憂哀毀骨立幾不能自存時囊無一錢三喪未舉
君雖黽勉終襄事而心力竭矣已卯選爲京兆弟
子員會南臯鄒公左遷南比部君執弟子禮稟學
焉天臺耿恭簡公來掌留院一時士大夫論道者
翕然宗之君從遊其間無論風雨寒暑未嘗不在

也戊子餼於學宮辛卯舉鄉試有始第卽飾輿馬
爲貴富容者君布衣徒步不異諸生時卽北征跨
一衛往見者不知其爲孝廉也壬辰入南雍羣諸
生課講不以惰窳自異司成鄧定宇公旌其行以
爲六館倡君之賢名藉藉滿留都矣於有司無半
刺干謁至里中長久便利及關風化者不難挺身
先之如戶部之庫役兵部之斗級十八批解差與
布絹之改折旣同鄉薦紳言之當路復自上書司
馬衛陽周公總督後山楊公冀必得請而止以故

易庫級爲顧役易民解爲官解清軍納絹諸敝應
時而改都人至今賴之多君力也忠介海公少泉
汪公恭簡耿公治中龐公皆士民所謳吟思慕者
力請祀之學宮其知所重類如此辛丑謁銓得閩
之寧洋或難其僻遠君喜曰古之至人幾小國寡
民以自試吾儻與小民相濡沫得微效其平生足
矣壬寅抵任邑在萬山中重以鑛盜縱橫習俗凋
敝君毅然與之更始革常例省火耗釋淹滯捐逋
負罷商征清鹽法凡可卵翼其民者悉盡力爲之

至輿臺史胥加意約束時時延見父老鄉先生問
諸疾苦而爬梳之未半載而凋瘵之氓霍然有起
色矣尋條十一事上之兩臺議倭者一議兵者二
議清軍議積穀議入計議學官議典試議久任議
貢市無不改容嘉納者當是時部使者若藩臬嘉
獎疊至君志未行什一也踰歲病且作日以困憊
屢引疾乞休不從求改教以行士民奔走諸司冀
留君臥治顧疾加劇不可爲矣行日百姓扶攜遮
留輿不得行君力譬曉之泣送數十里別去君間

關道路謂不得正首丘爲憂甫抵家而歿痛哉君
內行甚備世父覺弟宸柳閔其鰥也爲納室以居
弟宸房若宗人義皆宛轉經營令無失所其在寧
洋也聚而食者常十數人藉令君而得志其所及
何如哉而僅僅若此然其意可以觀矣君生嘉靖
己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辰十一月某日享年
五十有六是歲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配許氏息
縣尉許君宗傑女子二長明蒞娶諸生李銓女先
卒次明淵娶余壻諸生楊楷女孫男一延燿淵出

君疾革語其子曰吾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未副其志以歿若求太史一言志我墓而吾師南臯公表之目可瞑明淵奉其遺言以告余恐不銘君銘曰
旣豐其材而嗇於壽維篤於仁以昌厥後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

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士蓋世以文行相砥也頃余旣廢斥意以未竟之志托之君乃所發抒什未一二而悒悒以歿嗚呼

痛可言哉君孫欽繩手王工部狀謁余爲志銘誼何忍辭君沈姓諱鳳翔字孟威先世諱福者國初從征陳友諒大戰鄱陽湖歿之 高皇帝爲立廟康山錄其子庸爲旗手衛百戶沈世爲衛人自此始庸生彬彬生理理生紋金隱德不耀紋生九思君父也以君貴贈右給事中是爲贈公配李繼廖贈封俱太孺人君廖出也贈公登嘉靖癸卯賢書婁試南宮不售歿于旅君甫四齡當大父暮齒廖以一妾持家秉纜二十四歲耳撫君而泣曰沈氏

如綫之脉在爾矣君卽知感泣七歲就塾穎異工
屬文識者器之已而大父又歿君感憤嚮學益力
誦聲琅琅徹丙夜不休庚午補諸生試高等督學
褚公廉其行檄獎之不獨以制義稱而已丙子舉
鄉試壬辰上公車擢同進士出身卽以母廖撫孤
事聞於 朝詔旌其閭癸巳除蕭山令蕭巖邑也
而衝君至卽自勵爲精勤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
而拊循之當受賦令自投之匱解者取以轉輸君
不一盼也一切奇羨供億悉埽去吏抱案堂皇受

成事五伯持挺惴惴立至日晏不得一飽暇則延
見諸儒生講說經義示以嚮方居恒慕劉龍江革
楊時之爲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是士心興起
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
隄一決則鹵潮入而稻田無弗腐者且嫁賦他腴
田君嘆曰吾不能令瘠者腴而可使腴者瘠乎乃
創築堤之議徒步堤上日無寧趾隄成可力耕而
巨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產蒲用以糞田舊各爲界
尋沒於勢家君悉歸侵疆令豪效者無所騁而會

有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略禽捕之盡徙他郡史胥
姦窟逆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股栗先後
五載邑薦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
者以君公廉誠信于士大夫也臺使者上君治卓
異先後幾疏 上以璽書徵之已亥北上便道省
太孺人于家戀戀不忍去太孺人謂曰我徒飯若
無念我且 天子以名予若而不以實報吾貪天
之寵而不能教子忠何以見若父地下君飲泣以
別抵京以上考擬授省秩待 命闕下亾何太孺

人訃至君痛不及視含絕而蘇者再久之自力還
襄事家赤貧至倚貸責而辦甲辰公除補戶科給
事中踰歲遷右給事中 覃恩特贈父母如其官
巡視光祿故事諸商供 御者屬要人削贖覬昂
其直君叱曰 上供不可省回也乃爲爾輩實谿
壑乎竟置不答首上疏言上下釜鬲起于疑疑情
不撤敗道也何以言理疏入報聞時遼東稅璫高
淮者失 上意訛言虜闖入自調千總射殺之以
聳動 上聽君聞之怒曰奄人不典兵 祖制也

何物宵人而以箴制干寵爲上疏極論其無人臣
禮諸璫爲之斂手梁永監稅關中秦人怨之次骨
御史余懋衡將疏論之永銜御史因膳人而置毒
焉事覺御史以聞永懼駕禍咸陽令滿朝薦者誣
其縱劫供御物 上遣緹騎逮之君力言薦無罪
而永可誅雖未報可而薦寃得白卒從末減君力
也他有任輔相簡大僚廣聽納核吏治與夫掎擊
貴要指陳欺罔不下數十上雖其有行有不行而
侃侃大義天下莫不聞與人交有終始友人黃分

宜客歿薊門親爲調棺殮賻而歸之鄉丁未奉
命冊封襄府餽遺謝不受道南康展祖廟托有司
新之便道過家以積勞委頓至不能徙倚歷數月
而卒先是除夜襄府復遣使遺之金君伏枕譙曰
拜于國與拜于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吾志嗚呼
士之節義發憤于窮約者或至喪心于當局檢括
于頃時者未必矢志于蓋棺如君所爲一意清節
貫窮達歷歿生而矯然不以變塞也可不謂難哉
余方爲失良友惜而世徒歸知人于余可悲已君

生嘉靖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萬曆戊申正月十
一日享年六十配張氏孝廉張公岐山女封孺人
子四懋滋諸生娶南京戶部郎中王公華岡女次
懋膚諸生娶通山令路公瞻溟女次懋衷武生金
先卒次懋壑側室陳氏出女一側室劉氏出皆幼
孫男三欽繩諸生娶兵部郎中厲公望所女滋出
欽矩娶岐陽王孫李公瑞巖女欽律幼俱膚出孫
女一滋出適高明令韓公驤字子昌言曾孫一慶
源繩出繩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棲霞陳家庫太
孺人墓傍而余爲之銘銘曰
道喪世衰士習卑卑有偉孟威起而振之擺脫垢
氛而古是軌如超羊腸以陟熊耳嗟材則豐年位
弗臻天將羸之其在後昆鬱鬱新宮繖山之側我
爲作銘過者必式

光祿寺署丞海谷張君墓志銘

君以大學生例授光祿署丞棄去不就以林壑終
識者高之萬曆丙午十一月二十二日歿于家子
惟敏草事行屬余爲志銘余受讀君張姓諱訓字

于彛一字惟善別號海谷先世金華人自提刑公
徙衢提刑子諱榮者爲歙司訓遂居歙之嶺南始
爲歙人族日大遷居城南祖曰暉山東司訓生寧
君父也娶于朱亾子側室柯舉二子長曰諒次君
君生晚父母慈暱之不過督而自力于學課程外
以餘力及鼓琴蹴鞠射亾不精詣稍長僮僕負
才氣好賦詩以聲伎自豪有古節俠風父日以公
車業程之舉族屬先達以勉君肄業成均方下帷
發憤會伯兄以鹽筴事見逮君力營救得脫因徙

淮右踵兄業李文定公聞其人賢重之已伯兄產
復振君歸事父握家秉博士之業廢矣父八十有
八以天年終君不以老壽故損哀歲舉時祀淚淫
淫下數十載如一日也父瀕危遺命伯子長所費
寢多授貲欲稍稍裒益其間君跽謝曰一體之謂
何而以軒輊爲竟中分之友愛昆弟竟其身無間
言嘗于分地構室族有覬得其處者君曰柰何以
一片地失子姓歡遂撤土木而遜之人以爲難初
君合羣從而居家以衆爲政且禁君令析著使其

自力求多者亦厭其欲而去自是人人自奮業益起義聲益著君勅諸子曩之治生凡以爲儒業地耳於是諸子皆以經術進彬彬七業俱興之盛矣里俗信形家言有累世不歸窆者君心疾之蚤夜卜地以厝三親人謂可挽陋俗云性不食酒自奉亾所芬華晚乃闢園池構亭軒蒔花竹環之召故所善談說古今佐以觴詠慷慨擊唾壺爲節已而陶然自快也絕不謁貴人邑大夫知君者至損呵從就訪之君以野服見去亦不報謝尋以鄉飲賓

請一再往輒罷里中事有不平取一言解南城家祠故湫隘君獨捐橐而新之身董其役者兩歲旣成大合族而落之定爲祀儀一準家禮貧交疏昆弟以緩急告無弗應所葺脩學宮書舍所調棺槨徧境內而不自言德也與人交信心而語無所假色辭其臨諸子也以莊旦夕不敢褻見臧獲垂髻者不得入中門閩以內嗃嗃如也春秋高食飲漸減諸子強以藥君曰噫若輩知藥能已疾未知藥之生疾也非吾一意却藥安有今日况區區假合

者亦安能令久留耶醫來戒勿視仲冬望忽言吾
以長至當歸立家人而訓勅之內外少長皆徧且
曰自分生平無大過亾事禱也舍殮祭葬當約而
從禮墓門之石無爲諛詞頃之君遂逝此豈繫於
歿生者流哉距生嘉靖己丑正月八日壽七十有
八配程氏叅軍恩女繼金氏子三長惟昇以諸生
補太學娶金孝廉淑滋女程出次卽惟敏娶汪君
輅女繼汪君子壽邵君應魁女次惟炳邑諸生娶
文學邵君應兆女繼王君世學女庶陳出孫男六

弘科弘封弘儀弘敬弘弼弘相孫女七曾孫女一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嗚呼方君之棄
儒蓋于學未數數也然奉親以孝聞待兄弟以友
愛聞接親族知交以厚聞少年凌厲俊邁時軼而
之剛晚節之所就亦幾于約且達矣余故不能諛
且君之治命在也乃據實而次之如右銘曰
有秩於朝而隱是怡如麟在郊如鴻漸逵談笑而
終以還造化寸心夷然一絲不罣罣如者丘幽宮
奠焉子孫保之于千萬年

贈南京旗手衛經歷印州康君暨配郭孺人
墓志銘

康君惟志爲南旗手衛參軍予世系籍於茲得從
參軍游亾何參軍手一帙謁曰是不肖從兄憲副
所爲先考妣之行述也先君見背三十餘年妣歿
亦二十年矣先君有未究之志以屬孤而孤錄錄
無以闡其幽頊 天子推恩先君得徼一命爲宦
麥光惟是一二細行不可無志先生其哀而賜之
銘按狀贈君諱元功字以勳其先副將軍子信公

裔也居泰和之瑞山已徙千秋高祖文悅曾祖皓
祖珞皆隱德不耀父堯仁負器識稱長者配王生
五子曰以賢曰元賓曰以質曰元車贈君其季也
少穎敏有志略習博士家言塾傳稱曰能顧翁右
族諸理紛拏每以屬贈君君不欲以米鹽猥細爲
大人勞也遂棄去理家人業然料量惟義之歸非
苟取盈也會度田令下翁用方正推擇於鄉贈君
嘆曰有子在獨不能任公旬役乎於是奮身而前
矢公且愷所司嘉獎翁而邑人無不傳頌贈君者

翁老家益拓昆弟賓姻倚辦贈君君一意經紀無毛忽私諸兄伯叔皆力學稱名士仲入貲補太醫官屬贈君所翊贊爲多羣居數十年一無間言析箸則俛聽諸兄割分人尤以爲難性洞達好義歲侵嘗出穀萬石賑饑人或急難來歸出力以解而卒未任德當事可否侃侃不可撓退而致孝于父母委曲承顏未嘗不以恩自克也課諸子嚴爲擇師又爲之求良士與交致其力不少懈子姓彬彬質有其文一時推其有家法云配孺人郭氏相贈

君嚴事兩尊人無忤色持家秉事必咨贈君而行所以立其家成就其子者無不中於法居恒訓其子曰器滿人概之人滿天概之小子善自持母爲機括也於子婦壹以儉樸爲規贈君念惟志單子冀得元車子思材輔之未果孺人病趣惟志諏日告廟立爲第更名思同今補郡諸生試高等所以竟翁志者將於是在贈君生嘉靖丙戌八月二十六日卒萬曆乙亥四月九日得年五十孺人生庚寅四月三日卒庚辰十二月九日年五十有一合

葬于某山之原子二長卽惟志娶賴次卽思同娶
曾繼張女一適王方伯子良蓀惟志質厚恬夷而
閔閔焉先德之湮是懼可謂知所重余嘉其識知
有所受也其以君志銘乞於余故不辭銘曰
嶷嶷於鄉婉婉於家此有愛慕彼無垢瑕孰厚其
材而韜厥施宜熾且昌以俟來裔煒煒 王言式
詒國人永德於幽則眡茲珉

太學次嶽汪君墓志銘

次嶽汪君子泗論余爲考官時所舉士也故事考

官兩人分校五經泗論實隸他考官會權姦意有
所欲騁而陰忌余嗾其黨以科場爲端將擊去之
波及泗論公車阻不上者數載余常以爲愧久之
晤次嶽君雲巖夷然不以屑意也余以是多君長
者至是君歿泗論手胡司李來朝狀謁余爲志銘
余雅知君而幸後歿敢不力按狀君諱鈇字公良
別號次嶽世居新安之雙溪曾祖諱齊有隱德壽
滿百齡有司建百歲坊旌之祖諱昱饒州府訓導
考諱垣由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左參議生三子

君其仲也生踰年參議公奇愛之曰是兒豁達當類我君生而美目豐頤廣顙頎然偉丈夫也少擊劍善騎射智力過人里中俠少皆憚之然務罄折讀書諸天官輿地素問難經旁及稗官野史靡不涉獵稍與論說亶亶千言宿儒不能難也壯遊太學交多名士君意若不可一世更厭薄制舉業遂棄去工詩賦草書所至以觴咏自娛參議公倦遊歸不問家人產而獨倚辦君君事伯兄而友其弟黽勉有亾諸理咸飭族里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時

時顧其內解簪珥佐施予弗靳也嘗遊淮淮上客聞君侷儻多大節爭交歡君而君爲賢豪遊累捐橐至千金家以此落顧喜施予益甚寒者衣饑者哺病者藥他旅不能歸歿不能葬者無不爲之所爲人寬厚坦夷不爲回隱人自悅服排難解紛片言立釋會豪齟齬客戈矛鋒起衆口哇不敢發君獨從容慷慨白見寃狀衆皆讞非所及而去家去齊雲巖不遠日從親友徜徉其下或白雲帶山峰巒蔽虧時鳥候蟲有槩于心卽坐胡牀命酒掀髯

而笑興發披一白袷衣呼客刺小艇往來江濤自如一日登金山絕頂長嘯賦詩十二章以發舒其氣歸而有終焉意惟孜孜裹糧束脩訓成其子所館致皆一時名流晚學易善以剝復消息自寬擁膝閒居宴如也丁酉泗論舉于鄉君不色喜戊戌厄于讒家人皇皇憂之君亦不色忤笑曰淹速有度詎可人力為耶且吾先君酉舉而戊厄未嘗不竟達也其曠覽類如此歲乙巳苦肺疾明年正月病且革諸子涕泣相對君張目笑曰何無男兒氣

耶竟無一語及家事而逝噫亦異已君歿明年禮部疏明諸生之枉泗論得牽復而君不及見人或惜之余謂泗論累試而乃舉一舉而輒躋鄉評無所重輕君亦不為芥蒂蓋知其子業成而藝精浮議之來非其罪也援參議公之往事公已先見之矣生嘉靖癸卯四月二十九日卒萬曆丙午正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四元配永城令吳洪洲女子五長卽泗論娶洪君球女涖詢娶黃太學鵬舉女沂詠娶張太學懋功女治諶以郡諸生遊太學娶吳

光祿繼勲女淮誦側室出娶吳君文孝女詠先卒
女二一適吳知州繼京子明伊一適吳鴻臚道偉
子之宦孫十二人女孫六人銘曰
汪在海陽碩大且光參藩著績百歲徵祥粵顯若
晦孰主張是以君之才而畜於位士志及物渠必
入官君施於鄉亦既有端拙必將信古之明訓君
於其間頽焉委順雲巖之麓山川鬱蟠銘以昭之
千年弗刊

處士施君謙甫墓志銘

謙甫施姓諱益臣別號萃峰處士謙甫其字也先
世諱兼善者義興人唐神龍中拜官吏部與同舍
藍璽相友善璽女妻兼善子濟用同卜九萃之麓
居焉施占籍青陽自此始入國朝纓綬蟬聯不絕
至嘉隆尤盛堯臣篤臣兩京兆近臣刺使天麟工
部其昆弟子姓也君於其間侃侃自負不屑學士
家言嗜酒好賓客窮交至輒推衣食衣食之於是
義俠之名蓋池陽矣郡縣召無所屈節其備禮招
延者君與謀必爲之盡居恒見惡如讐有佞色諂

笑者至不忍與坐語子為司庾郎官受請托闌出入君蹶起奮擊其左右皆迸散去然竟無如君何也余以讒罷歸君意不平甚每及其人目光四射奮膺咋舌若不與同生者余亟止之曰誠知無益第中有所激不自知至此耳侍中黃公遜國時闔門歿義妻女瘞江于無為表識者君聞余語慨然曰此予鄉人責也即同往尋之醵錢親知厚加封識又作墓祠於傍余為請於京兆得春秋祀以為常君本謀也晚不欲歸同余居委巷中意如唐劉

柳卜隣以老而不幸君逝矣惜哉考諱宗文妣徐氏君生嘉靖壬寅五月五日卒萬曆乙巳十月廿五日享年六十有四配江氏子三長鳴瑞娶查氏蚤卒次鳴錄娶胡氏次鳴和安福縣主簿娶胡氏孫承毅錄出娶高氏次孫金陵和出尚幼物之明年九月廿六日歸葬縣之龍口山銘曰身拙志遂於我為通外信內挫在物為凶達人一盼疇嗇疇豐若君者鍾鼎名家山林雅尚不矍矍於勢利不皇皇於得喪一觴一詠老而自放與夫

泖園續集 卷十三
良首良尾覩顏負義窘然囚拘得不蓋愧竟其身
而不知止者不已遠乎

封承德郎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宋公泰初

墓志銘

公諱應徵字維就號泰初以子仰禹貴封戶部主
事于是人稱戶部公云先世居下邳祖某從高
皇帝起義爲靖海衛鎮撫世其官數傳至某業官
任法自重不各人一錢則封公父也封公爲鎮撫
公仲子甫八齡而失鎮撫公從母蕭挹伯氏以居

至十六析箸而與其配居外益貧窶日二商而不
及食賴配以絢緝沈佐之久之食指日繁不得已
隱賣漿間自贍稍稍不虞伏臘矣會仰禹生十齡
議所業有以農若賈進者公曰兒不凡奈何棄之
此乎乃斥買書史遣束贄從塾師遊仰禹少穎慧
所受書輒成誦亾何能爲公車業公乃率之詣諸
名家面試之聞一許可語輒沾沾喜仰禹自是益
淬厲有聲矣居恒峭直負氣矻矻不可下遇逢掖
則自行迎除舍旨脩醪餼相繼無倦一日攜仰禹

學宮廣文李豐莊見公魁形而飄髯奇之輒呼曰封君旋指仰禹曰公所以貴者此子也自是閭里無不封君公者踰四年仰禹補弟子員博士齊河王一見國士遇之延爲子弟師里中聞之亦遣子弟來受經齋奉日以饒而次子亦弱冠閑治生公曰兒子業足朝夕吾將戢影漁釣間終吾生耳乙酉仰禹舉于鄉靖海自國初來士志志無顯者報至里中驩如雷人謂公得此當喜不自持公先入白母出而從容酬應若固有之識者以是益重公

踰四年仰禹成進士省覲歸公撫之曰爾徼天幸有今日吾與爾約自今母以我食貧挫爾廉不然者非吾子以故仰禹官司農六載不以一縷自益司功上其最得封公如仰禹官時公在母蕭制中旣禫始拜 命所受冠服常篋之綸巾襖褐日與故知從容燕笑如常時暇則從田更野叟論桑麻料晴雨人若不知其爲貴人者當路造廬強之始一見或勸之連騎交守相及時自樂者公曰爾意非不厚第兒拙我以勤補兒廉我以儉助若借兒

子面明得意吾不爲仰禹之司膾淮中會歲侵商
旅不時至仰禹眡其至者謹權之不取盈往額而
又持廉無所射狗坐是忌者摘之以待勘歸項之
事旋白銓曹累以名上未報或意公不能亾望公
無幾微見顏色有問之曰若久于官而橐垂如振
槁然卽以迕時奚愧矣歲時問遺族黨姻戚無失
禮間有以緩急告者不難割所有以應蓋喪待而
賻歛待而槥者比比也仰禹髫年師歿公曰是孺
子學所繇勅仰禹亟捐貲振之母後孔廟圮合邑

人以葺而身市巨木棟之屬纒前二日聞鼓吹聲
先師廟其升棟乎其知所重皆此類始仰
在鄉舉時有里人挾金求脫獄者公毅然麾之去
自是終其身無一赫蹠溷公府也仰禹自淮陰遣
所部驛符迎養公曰驛路在所稱疲我曷忍益之
出囊金募役以行迨仰禹需次久或謂公宜從長
安貴人計所推轂者徒師意自守老巖壑非筴公
不答以公之識與守假令有所會其度其施用可
勝道哉而僅以耆德見惜也雖然以公之一真自

遂故其子不詘于職守以公之一塵不緇故其子
克就其廉明卽謂仰禹之用爲公用奚不可公生
嘉靖丁酉八月十七日卒萬曆己酉七月二十八
日享年七十有三配顏氏封安人子三長卽仰禹
曰廷訓娶柳氏封安人次廷訪娶許氏繼王氏次
廷讓大學生娶張氏孫九曰思永殤思淳廷訓出
思湛思涵思朗思廓思徹廷訪出思藻思縝思偉
廷讓出孫女二長殤次適諸生趙良輔仰禹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公龍旺山之原合顏安人匱而
窆焉己丑仰禹與余同舉進士未嘗不以志行相
砥也至是以書與狀來請志隧中之石又曷辭銘
曰

宋顯靖海肇跡下邳以秩來東子孫纍纍自其高
曾以戎事聞至公有子大發于文守道守官壹節
無斁伊誰詒之實公之力有拱其木有崇其岡太
史銘之公也不亡

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自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興起者衆若寧國貢受軒

沈古陵餘姚王龍谿錢緒山四公並高足弟子而親炙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涇上得一人焉曰毅齋查先生余知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生之友言必稱我良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而論其爲粹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歿已久猶子友知謁余言文其墓中之石余曷辭案狀先生諱鐸字子警別號毅齋唐武德中諱文熙者任池宥二州刺史因家於涇先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德安推官諱景明母崔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

出崔一出張公冢嗣也年十四崔孺人沒而張來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率諸弟肄文而更念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後講於貢沈王錢四公間所涵濟最深己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屢上春官不售南還卽台山與少傅潁陽許公方伯拙齋蕭公職方洪潭焦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趙少宰士登蕭學使雍趙憲副善政王國子廷楠鄭明經岱探討上下彬彬然盛已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清介絕俗

而不欲爲煩苛其於卑赤尤曲體其隱諸生葉潤爲讐所中先生爲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顧聞令有欲那移乾沒自潤者先生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摘發之名自居也其鞫獄民就理恐後情法不蔽者爲平亭之諸開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先生曰第論能職不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絕歎以爲難愈重先生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居見

先生思致書都門爲公道地先生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覆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海內名碩結社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先生以直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劑之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叅議適當表賀先生疾不行

撫臣迎新鄭旨論致仕父老留之車爲枳先生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復補先生舊任父老爭歡迎之至則革蒲東停喪敝習定爲葬儀勒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獮能匿形而人言多煽惑先生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查公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兩閱歲晉廣西兵備副使抵家而奉文林公諱喪葬一行古禮公除仍以舊職領廣西驛傳之任三日卽以入賀行還任三月移疾歸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之不可遂翩

然東返爲復水西書院倡明理學卽單檠後進折節引之未嘗不與講敵禮也平居不至郡邑至均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爲鄉人無窮計臺使者時婁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焉意矣先生豐下廣顙髯歷歷可數音吐若鍾生平品格如麟鳳心事如天日言行有壇宇坊表其於世人窺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信文成先生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

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
 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居恒闇然自修恥不
 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而不
 合於書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先生問曰
 得無動乎先生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且而起
 索衣冠端坐逾時遂瞑嗚呼此所謂任重道遠死
 而後已者乎時萬曆己丑十月三十日距所生正
 德丙子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
 封孺人生子三琪清浪清玕清並國子生玕清先

先生卒今由子孫及曾玄雲仍輩出能世其學固
 知先生之所延者長也余嚮往先生有年茲叙而
 銘之竊比於神交尚友之誼銘曰
 士貴何必極隨事而自力母忝厥職士言何必華
 以學興於鄉足名其家蛻委於茲丘子孫食其休
 惟千萬秋

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鐵城李公墓志銘

浙仙都蒼嶺間有祖孫父子兄弟濟濟然並起出
 可羽儀社稷而處可風化鄉人者蓋推縉雲李氏

爲冠冕今四川右叅政鐵城公其一也公諱鍵字
廷守上世自溫移台之仙居元季有諱德大者爲
縉雲美化書院山長留家焉再傳入我 明爲贈
少司寇公諱襲生四子其仲爲處士公諱檣有孝
行載郡邑志生二子其仲爲貢士公諱顯生二子
其伯爲戶科給諫公諱長當 武皇時以言被逮
謫福寧州倅卒於官今鄉賢名宦兩祀之生三子
其季爲封公諱瑁貢士以子貴封南通政司叅議
祀鄉賢配田氏處士侶鶴公孫女封宜人生子四

伯卽公次鏌次鏌次今少宰公鋹公幼凝重奉封
翁嚴訓唯謹尺寸無敢越識者卜其不凡年十八
補邑諸生壬子舉于鄉癸丑下第歸杜門自守有
澹臺子羽風卽其內翁賦重役捐已貲以助不爲
丐免守長或問所欲言謝曰無有狷潔好修人共
高之丙辰成進士授都水司主事督 三殿工滿
考陞營繕員外郎未幾陞屯田郎中當分司易州
司空歐陽公約庵雷公古和議大工方興精勤如
李郎可使遠出邪特咨留營繕管山西神木二廠

時分宜柄政子世蕃倚爲奸利人多市爲重或諷
公一見公不從惟廉勤自矢以杜側目大璫侵牟
及權貴居間者悉拒絕有題覆疏稿六卷留部中
世蕃嗾銓部移公饒州守歐雷二公力爲挽留視
事如故會 萬壽宮升棟 御札分宜訊視工官
勞之分宜以所善十一人報 肅皇見無繕郎名
特批李鍵等十二員各賞銀五兩自是世蕃始咋
舌莫敢言而意未懌也後工成司屬如例晉秩而
公不與公略不色愠分宜罷乃晉公光祿少卿疏

請歸省 穆皇改元復除原官疏職掌十事如罷
禁池傀儡止遠方貢獅稽御膳器皿革中官侵擾
悉人所難言 上允之著爲令尋轉南通政司右
叅議以小忤要人考不及左遷公遂疏乞休太宰
楊公虞坡知其枉覆疏留之補閩運副南主客郎
俱未赴會海公剛峯撫三吳雅重公志行咨乞守
蘇州得 旨公疏辭不允乃受事值歲大侵民困
甚盜起萑苻間設法調停郡賴以安又革頑囂裁
奢侈風習一變聞者稱飲水吏云入 覲餽遺悉

不行竟以議去留屬官忤執政意遷長蘆運使釐弊恤竈頌聲日起僉云蘇隩區長蘆利藪公所在矚然不滓可謂人所難已嗣晉四川右叅政公喟然曰二尊人老矣柰何叱馭行王陽道邪移疾乞休者至再部不得已勉從病痊起用例而公浩然有終焉意矣還爲鄉先生以齒德尊於一時鄉隣質成者得公片言立解當路貴游未嘗一以竿牘通臺省若中丞直指以人才薦者相屬公晏然若弗聞也郡饒佳山水年八十餘縱遊不厭見者目

屬之怪以爲仙曰彼須眉皓如矣而顏渥丹何爲者耶弟四人白首怡怡始卒無間言先是少宰公曾疏論中貴忤旨歸相知爲刻恩休紀載疏稿及諸慰籍語公移書言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弟胡有此少宰公卽燬之蓋其家庭以大義相敦勉類如此乃厚族睦姻好施樂予引掖後進化誨鄉人又難縷指已年踰九十神明不衰臨終耿耿賦詩而逝先是取所述作悉投之火獨存吟稿自芟削題曰賜養堂集留於家沒後諸司奉公鄉賢祠蓋

李以鄉先生祀者三世矣生正德庚辰九月十日卒萬曆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一元配杜氏處士杜公辰女生子二沛浚俱蚤世沛國子生繼配周氏都察院檢校周公繼纓女生女一適周舜道側室裴氏劉氏王氏裴生子一永明國子生娶樊氏繼陳氏劉生女一適庠生樊問善王生女一適庠生樊文浙孫男三以淳以蘇以恒孫女四公卒再易寒暑而子永明始獲吉壤於縣十九都官壟之陽手少宰公狀屬銘其墓中之石余以所

聞參之狀無不合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當官三事所重者廉簞簞必飾不畏彊禦不侮笄獨以恪乃職出克奏功處亦明節人所稟則筮仕冬官大工方興其費不億公聿司之剔蠹持貞弊孔盡塞壬人當路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如彼飛鴻獵者張羅其疇加弋 帝曰休哉特紀姓名賞酬其力晉秩納言止或尼之行道爲惻輿論方明覆疏上請用課功實名區利筦澤民通商惠此四國叅知方岳正需柄用以光社稷倏賦歸與有懷二

人岵岵是陟優游林石三十餘年薦剡靡息抑畏
盤几九十一齡其儀不忒前暉後映堂構墳麓勿
替有翼人與地靈峩峩官山赫然增色我爲作銘
百世千秋過者必式

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黃公墓志
銘

萬曆己丑余與公同舉進士一見相莫逆旦夕過
從亡厭也丁酉余中讒罷歸公憤憤咨嗟嗚詫不
能已癸卯公持節按維揚晤余金山飲酒道舊者

累日旣別公晉順天府丞功名日有聞亡何而報
公逝矣公子龍文等排纘公事行屬余爲志銘嗚
呼余其忍銘公哉公諱吉士字叔別號雲蛟祖
惟政自澶淵遷內黃家焉自是世爲內黃人高祖
諱綸曾祖諱琦祖諱槐三世皆有令德父諱流由
貢授山東棠邑縣訓導以孝行聞詳載邑志以公
貴贈行人再贈御史母郭氏贈孺人於嘉靖己酉
正月二十二日舉公公生姿異凡兒才數月邑有
冉學博者善相人奇之曰此千里駒也甲子補第

子員已巳遊邑校試輒第一已卯領鄉薦尋上春
官不售下帷大肆力於學不問外事縣令謂其有
澹臺子羽風已丑成進士授行人辛卯奉使蜀
藩以秉禮最其官事竣還贈翁亦授司訓會於家
父子冠紳展墓人皆榮之贈翁之任未久病卒公
飲泣欲絕居喪動遵古禮服除補原官奉使冊
封 韓藩一切餽遺無所受乙未考三年滿行人
級八品父在可貤封沒者不與公語僚案曰可貤
之生前獨不可貤之身後乎率衆上疏陳乞得

俞旨自是司務助教諸秩以例請俱得貤贈爲絜
令錫類之孝於公首歸焉公不欲以閒曹自惰竊
以其隙取律例載令甲者肄習之時稱精法比無
踰公者庚子考選在廷以公材品擬監察御史疏
入留中辛丑九年滿銓部以公原擬職銜請有
旨准陞授浙江道御史考選未下得先蒙陞授蓋
異數也總憲溫公得公喜甚卽劄委諸劇差公隨
事展力無少怠是冬 冊立 東宮覃恩贈父母
如其秩旋奉 勅按宣大定礦變擒積猾威惠大

著疏請停中使詞極剴切乙巳改按淮揚入境卽廉得碭山墨令某論劾問如法會鹽漕兩使者皆缺人併以公攝當比士學使者又缺則析江以北四郡三州學政亦以公攝而公一人總四臺職矣四臺皆關大政公精勤其職振紀法端風化鋤奸豪撫良善甦商竈督轉輸公課試明品藻犁然當於人心乃其性孤潔不以秋毫之端自點諸肺石羨邑用之邑郡用之郡興廢創新無所不庀飭前後築城修學建文昌閣尊經閣構基運書院不一

若維揚若泗若和若高郵若盱眙諸役槩可攷也更以其餘刻史集理學諸書數百卷公於海內所在爭立祠生祀公者相屬語具各生祠記中戊申復拜命巡兩關諸如收蹂躪之衆於腹裏發疎虞之罪於塞外清屯田之巨蠹於軍中伸鵠亭之沉寃於死後爲人所稱說者比比矣巳酉晉順天府丞京輦稱多姦利公洞坦不設鉤距壹以寬大行之而人自凜然如舉人陳邦訓張文明丁承乾等十許人皆爲辯豁得全以蘆溝橋重地請蠲季

稅不得為出贖暖補之謳吟載道此公巡宣大時
所奏請停止而茲稍稍自行其意也歲早奉命
祈雪公步行虔禱雪大降上嘉悅目為黃府丞
雪云辛亥京察例自陳會前以持法失權豪意構
之銓奉旨調南用人謂公望實顯白環召可不
旋踵也而詎意其止此也夫公身長七尺餘龐眉
飄須顧盼偉如生平孝友通於神明睦婣遍於族
屬親戚交遊婚之贍之生為扶持沒為存卹至於
子姓惟遺以清白規之儉約一準司馬公家法其

內行醇備又如此嗟乎公起徒步致身公卿識者
猶謂德厚而不予之年道行而未竟其用惋惜之
詞如出一口則公之為人可知已公以萬曆壬子
八月二十二日卒距所生享年六十有四配張氏
贈孺人生子龍文鳳文繼張氏封孺人生子麟文
鵬文四子皆諸生龍文娶蘇訓導登女鳳文娶王
知縣萬選女麟文娶董諸生時用女鵬文娶張武
生四門女女二一適灤縣丞王君懋昭子文煥一
適副使劉君光祚子生梗皆諸生孫男三本軒本

冕本鉉孫女二龍文等卜某年某月某日啓兩孺人之窆於某山之原合焉而余銘諸幽銘曰漢東陽侯稱長者而公適與之似乃才長而未極於顯榮德厚而僅六十有四豈天之不能兩豐也故予其一而誦其二噫安知能浮其事功踰於年非天之留其餘而俟之後世者耶

驃騎將軍輕車上都尉神機七營叅將署都指揮僉事懷野田公墓志銘

余罷歸田里會都閩兄亦致其政還會林居同志者五六人爲詩酒社懷野田公其一也羣居笑談賓日月而課花鳥見者謂爲香山洛社風亡何而公已矣子之良等於是歲十二月八日葬公方山之原手事狀屬余爲墓門之詞曷敢委按狀公諱有成字名錄別號懷野其先揚之泰州人明興有諱茂七者始以總旗隸戎籍四傳而諱昱正統中破賊將樂次年復大戰武義以斬馘功授鷹揚衛試百戶自是世居金陵云昱生銳銳生欽欽生山皆世其職山弟岫配王氏公考妣也公生數歲惺

惚不羣從塾師習博士業則工博士業兩尊人弗善也曰家世材官介士不於三尺取封業而至齷齪鈇槩爲公乃去學擊劍騎射則又工擊劍騎射然不廢書萬曆乙酉中武舉鄉試丙戌連收其科授指揮僉事大營把總已改神機營辛卯守備泗州踰四歲晉山東都司僉事甫二歲晉昌鎮遊擊將軍又五歲爲徐州叅將明年改京營先後七任大司馬中丞若給事中御史以職事薦者疏三十七上首薦剡者強半無不稱良將才者而公業倦

游歸矣公爲人坦洞不設城府推表見裏而壹出於寬厚拊循士卒不啻挾纊然所至皆樂爲之用而公繕治虎落躡石長戟勁弩且精甚有犯者望公幟無不相戒避去以此名聲獨爲諸帥冠顧公伉直無所撓故事齟使接公逆之肥公入齟使立自如公却不進須如肥乃前一漕使欲公橐鞬見強之至再公奮曰頭可斷守不可易也往往刺求公無可指而公亦鬱鬱甚居恒歎曰先世不脫兜鍪髮爲盡禿僅僅得小署級耳我安坐而獲高爵

非百戰膏草野何以報國恩乃弗究其奇以歿惜哉性至孝少母病禱於茅山百步一稽首不知疲也弟四人念其貧俸餘必與共復置義田爲從子膏油資他如曹鳳王承宗朱奇非公知舊脫之危難之中而不規其報人尤以爲難生嘉靖乙巳正月二十日卒萬曆辛亥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笄氏繼孫氏子二長卽之良次之甫皆國子生良娶揮使趙公女甫娶都閩韓公女四女所適皆名族趙祖行董應期楊于世蕭瑄其壻也孫

二易生祥生孫女六俱幼是時同社夏郡丞尚忠梁都閩文元余兄靖經紀公喪而余竝志且銘之銘曰

世風靡靡日脂突公丁其時獨挺發長身玉立峻丰骨武鬯文條思鬱淳行間出入靡自詘口噓長虹貫日月中邊保障威愛浹林林士卒俛得活非分臨之屹難拔飄然奉身返巖穴揮金閭里意自得倏如橫空翮中鍛我作銘詩爲臚列高岸可谷名不滅

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志銘

竹阜胡公謝汝州政歸逝者十有六年矣顧墓門之石闕如也頃公季子屯部君一鴻來仕金陵謂少宰縉雲李公公同籍也而相知爲稔請狀其行屬余銘之其敢辭按狀公諱邦彥字子美別號竹阜浙之餘姚人父封公諱懇博士弟子員以公貴封承德郎母孫氏中丞蒙泉公女弟贈太安人生子三公其仲也公幼奇穎甚年四歲口授大學一過卽成誦又性凝重不與羣兒嬉方未授制義從

傍竊聞見已了了輒能行文迨就學業日奇進無何太安人逝公年舞象耳執喪禮一如成人封公闊畧不問家人產倭患起相攜避山谷間至不能備一力遣公代牧公挾策讀牛背上聲振林樾見者奇之甫應童子試爲督學松坡畢公所賞拔自是公名籍籍動諸生庚午舉於鄉辛未南宮不售文定李公聞其名延於家塾命諸子師事之師道方嚴爲文定公所器重尋入太學四方士慕公操文求質者不可指屈乃數奇婁上不第歎曰父老

矣吾終不以一第而緩吾父養謁吏部選得徽州府通判徼民挾高貲爲浙東西大賈多願陳筐篚交長吏公不納涖任職在典儲諸以例費以羨進者皆痛斥之一切治辦會休寧缺令御史檄公攝蓋五閱月而不以秋毫自淄清望大著奉委賚捧及輸貢者三入都門以輕騎往時司馬糾乘傳溢額者罰有差公獨不與三載奏績得封典榮其父母以郡倅徼主恩稱異數云又三載晉河南汝州知州公於汝善狀非一其大者地多盜始至卽

勒卒擒其魁史世德等乃前政所不敢問者民以以安所轄故多礦人競爲姦利民之豪而黠者往往爲之窟而陰賄於官寬其繩公一一置於法礦患遂息當是時識者稱公嚴不苛辦不擾困不求峻不激爲良吏第一而不能得上官意久之公仰天嘆曰吾幸不媿民然旅進退蹶躡風塵間獨何爲者未浹歲遂拂衣歸去之日行李蕭然人或不堪而公自如第謂還初服趨子舍於願足矣侍封公卮酒爲壽務得其歡或偶疾衣不解帶日夕親

湖園集卷一三
廁牖惟謹封公卒會公偕子應武林試不得視飯
含大慟幾絕自悲貧不能厚葬曰子廉則難爲孝
孝則難爲廉聞者莫不傷其意焉居恒篤於親友
於兄弟事繼母如母伯兄垂老迎之官舍同食飲
而分俸給其家憫季弟病瘍臥起與俱手自治湯
藥疾革不倦其內行淳至如此乃學而優弗以第
政而最弗以遷長者而豐下弗以躋於上壽豈天
不欲公盡有之徐待夫爲後者耶卒萬曆戊戌九
月十四日距生嘉靖戊戌六月十八日享年六十

有一配李氏處士視軒公女封安人白首相莊有
伯鸞德曜之風生丈夫子四長一鵬娶陳氏繼王
氏葉氏次一鳳諸生娶孫氏次一鶚壬子舉人娶
孫氏繼王氏朱氏次一鴻卽屯部君庚戌進士娶
陳氏女一適陳舜胤孫男十一士俊士佳士傑鵬
出嗣洪嗣源鳳出禹叙稷育高倫益謨鶚出琪枝
瑞徵鴻出孫女二長鳳出適黃鏡次鵬出適羅德
明公前是自卜地南山之陰諸子業奉治命以戊
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窆諸幽矣余感公之闇然而

滄園集卷十三
章久而有合知天之陰施於公者緩而深也追而
爲之銘銘曰

謂爾爲貧爾澤豐於岷謂爾無年爾後何縣縣南
山之原風氣蜿蜒斯其胡汝州之阡

汪君仲嘉墓志銘

若夫巖處奇士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可儒可
俠亦玄亦史擅通人之致標高隱之目亦可謂絕
出一時流光來裔者矣余友汪君仲嘉是已比歲
君遊嶺南因陟匡廬泛彭蠡覽羊城羅浮勝處弔

尉佗陸賈安期生葛洪之遺跡而歸其意氣甚盛
不謂幾何時而以凶聞告也君二子將營葬請李
本寧先生爲狀而屬余銘之曷忍辭按新安汪氏
姓爲著汪姓千秋里爲著千秋里汪左司馬伯玉
公兄弟爲著慶曆間司馬公文譽擅海內而弟仲
淹仲嘉鴈行起以故海內推司馬公者輒稱二仲
云君諱道會仲嘉其字也父羅山公母杜孺人少
奇穎好讀書及名賢墨蹟古器法物日陳几案間
摩娑研味如親見其人然年十四能詩司馬公每

摘句嗟賞喪母哀毀成疾羅山公以滅性戒之君乃抑哀就學已爲邑弟子員已去之太學六人棘不第而父復逝君意不自得曰吾侷侷博士語冀一伸之吾父而更何冀哉乃盡棄去習先秦諸子家言及二京六代三唐靡不精究非徒媛媛姝姝一先生之言而已雅自負不錄錄嘗謁太宰陸公不卽見留書讓之太宰見而驚曰奇士也亟造門謝過因而定交且引吳文定公之交陶公事爲例其相器重如此渡江暴風雨舟幾覆衆相對泣君謂舟子迴颿順風幸無恙須臾至和州從人倉皇負裝行邏者異其狀拘而白守守聞君名迎爲上客關吏恐甚君慰之曰若職事也且語守善視之於成均時出入師生燕見具賓主禮劉公語君復次當得官君笑曰豈不欲我爲國子師長揖客耶劉公自媿知君淺中人某慕君誼欲見之君以出亡辭會礦事興至新安羣不逞翼之議伐塚若居燄寢張長吏無所爲計君憤然曰吾今則可以見矣走而直入據上坐某知爲君爲色喜君抗聲曰

吾來直爲公解紛耳 上用公非欲公殺人今禍
及闔郡士大夫人人惴恐或上變告公或突起叵
測公柰何某俛而對曰諾尋散其黨自是人人安
堵謂君三寸舌不減聊城矢矣郡國守相蓄疑難
請者無不立爲剖而絕不及私性好潔修容止勤
浣滌所居洒掃無纖塵雖千里遊一夕寓無弗爾
所儲圖書彝鼎位置都雅對客茶讌爐熏笑談移
晷無凡語所酬應書疏詩章小楷篆籀無凡筆間
以緩急叩輒傾橐應至舉所珍付質庫不以幾微

怠色見也羅山公病以君嫡子陰予千金君出以
分散異母弟冢孫祖登幼聘孫氏女登疾女笄不
可婚君力言女家令更適不以孫故而寡人之女
里有父子兄弟相斷斷曲爲劑之令悔悟無腹譏
乃已祖墓爲程某所盜葬訟久不決居間於侍御
令剖棺滴血以難之人曰千年枯骨有無不可知
策君可無對簿君疾言爲人後者有不赴祖考難
而安處乎程度君必不出可展轉君驟起應計頓
誑郡邑爲直其事將呼程扣其墓君復曰人各有

祖吾業安吾祖矣而令人祖暴骨乎程墓得不毀
人更以爲難嗟乎君微獨學行茂也卽其材具要
自有過人者藉令假之一第內則持議以鎮羣囂
外則出身而捍國難不亦磊磊落落乎哉而僅以
巖穴終惜矣生嘉靖甲辰十一月三日卒萬曆癸
丑八月一日享年七十配羅氏先君十年卒子四
伯無咎季無過先卒無虞無極卽丐余銘者無咎
娶徐氏無虞娶吳氏無極娶潘氏無過娶梅氏女
適吳應藩吳學思方胤侯孫六祖登祖襄無咎

出祖越祖高祖茂無虞出祖修無極出孫女二曾
孫女三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余次其事
而系之銘銘曰

棲逸如張仲蔚而以一徑便也排難如魯仲連而
以闔境全也博雅如楊子雲而能守其玄也潔淨
如何佟之而學師其顓也美哉君之生乎翩翩兮
其欲仙也遠哉君之名與此山俱乎繩繩兮結爲
大年也

贈孺人鄧母尹氏墓志銘

贈孺人尹氏生廣之東筦考見素公母陳氏嫁同
縣贈給事中鄧翁某年三十而卒至是四十一年
往矣子給諫以書及狀來曰余母亡不佞甫七齡
耳迨今思之母處卑而陳義高養薄而植德厚世
固有拱璧駟馬翁赫於生前不若片言隻字暴白
於身後者子不遺而賜之銘其以解余哀余讀而
悲之曷辭按狀孺人生有異質性愛潔雅言笑不
輕出所居當邑孔道歲時神會若燈夕魚龍曼衍
聲沸戶外孺人匡坐不爲動或保姆強出觀乃孺

人徐徐行不爲亟也稍長功容絕人然不欲以刺
繡先蠶績曰女職也年十八歸贈翁躬治爨滌其
於漿炙菹醢金甌盤筵不唯諾而集奉上撫下卑
委怡順無弗帖帖當是時孺人身無文衣而窺其
篋布縷泉麻充牣其中蓋靡不出孺人手矣閭里
有交徧謫者聞孺人風默自檢斂隨短長爲善久
之贈翁試不售又家日迫謀爲賈人游意難孺人
孺人爲決策曰奚而不可且青雲之業自有任者
業心儀給諫非凡子矣爲盡出橐中裝輔行無靳

色會島夷內訌贈翁商電白在圍城中城陷屠殺慘甚贈翁幾不免尋島夷意稍倦時有縱舍贈翁乃得逸而孺人不知也夜抱弱子侍姑側忽蚓鳴於堂如蝸聲長而哀引火視之燥地也而無隙孺人驚曰夫子客遊儻有變乎亟取瓣香禱於神曰若有變者其長鳴已而鳴弗止孺人驚甚則又禱曰脫變而免其鳴三已而果鳴者三不數日島夷信至疑慮徬徨間而贈翁返矣一一與兆合聞者譁然歎詫謂爲異事先是母家感疫甚衆畏莫敢

窺孺人獨銳身爲理湯藥比歿調棺斂庀葬事不爲俗忌動時人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眠尹氏女第罹大故勞傷備至得怔忡疾旋聞變驚憂增劇贈翁生還悲喜交集雖力疾強起而不可療矣屬續時手給諫而屬之學意甚篤卒之給諫舉進士以令高等贈母孺人尋進南戶科給事中 璽書再至望實駸駸起而孺人不能待矣漢桓少君儷鮑宣清苦絕倫時人以爲難宣官至司隸子永爲中興名臣孺人修行婦道與少君何異未遇於贈

翁而得之給諫卽壽未及中而澤能衍後天之報
孺人爲不薄已子三長雲霄卽給諫今爲湖廣按
察司僉事娶趙氏封孺人次雲衢早歿孺人出雲
龍邑諸生娶某氏女一適諸生盧士龍繼母劉氏
出孫男三長逢年聘南城知縣李同芳女次逢熙
聘南兵部郎中袁崇友女次逢京未聘孫女三長
適袁夢曦次適林鉅皆諸生次未字皆雲霄出孺
人生嘉靖癸卯九月二十八日卒隆慶壬申二月
六日越二十禩始卜地而葬葬於萬曆甲午正月

三日又十九禩而給諫以墓石屬余志而銘之銘
曰

母有生自天人居汎埽靡纖塵困且貧懷罔感如
少君任春汲歸五朞毓名子夢有光兆靈祉德則
厚不及年賴 璽書名乃傳葬日多銘未立子撫
遺書且泣友弱侯太史徒爰作銘系終初

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元配淑人

朱氏墓志銘

嗚呼三代而上諸侯卿大夫皆有節儉正直之德

莫不知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家化之亦莫不有
專靜齊肅之行天子歲時巡守覽觀民風其於婦
人女子之詩亦必哀而存之肄其言於樂官而歌
於房中逮綜其實惟曰貴能勤富能儉而已弋鳧
鴈飭筐筥供祭祀而已豈不知瑰行異節足動人
之觀聽聖人謂事難而不可爲繼不若中庸之足
爲訓也以余觀於蕭淑人蓋有合焉淑人諱桂處
士古崖朱公女陝西左方伯拙齋蕭公之配也生
子四長思似以孝廉署太倉州學正次思脩思倡

皆貢士季思作邑諸生朱公故佃僮不羣與配張
碩人並有賢行顧艱于嗣晚乃得淑人淑人則端
靜莊重與羣兒異朱公念僅僅一女非得佳壻何
以相朝夕時方伯公在里中年甚少以穎異聞朱
公喜許爲婚淑人年二十來歸方伯業爲諸生而
赤貧舅姑老二弟且幼淑人奩具甚豐一獻諸舅
姑不以秋毫自私卽母氏有所餽遺食飲亦然當
乏絕自食其粗而於二人非甘毳不以進方伯以
故得壹意績學無內顧憂太淑人嚴稍不當意輒

怒形辭色淑人所奉之百方舅歎曰媪故卜得新婦而調已歲辛酉方伯舉鄉書則太淑人病作淑人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巾三歲太淑人竟卒太淑人革謂淑人善事我囑曰吾少苦貧於寒餓之味深矣若異日必貴其無忘推所有而及人乎所以念我也淑人泣而唯唯是時太翁篤老二幼子未婚淑人新持家秉事其舅愈益虔幼者出就外傅撫之備至無何舅以余孺人來繼事之如太淑人于是爲二弟畢婚則引娣氏同事余孺人無間

言辛未方伯登第筮仕戶部郎淑人從無何太翁與余孺人相繼卒淑人相方伯喪葬咸庀已卯服除方伯單騎而北辛巳復從方伯京邸封安人旋進宜人居三年擢爲紹興守客有難越者爲方伯言之疊疊淑人曰客語非是君守劇郡猶吾爲大家婦伺者衆愈爲惕厲資耳居署中手治女紅不輟間聞鞭撻聲慘然不樂夕必問所決何事卽當筮無可少省乎久之方伯宦于蜀若黔淑人遠不能從家居討諸子若婦而督教之然不以苛禮繩

諸婦時時稱述太淑人與已艱難狀感諭之而已
壬辰復從方伯于汴進封淑人已而之晉之秦庚
子方伯覲事畢將圖歸趣淑人治裝淑人曰諾已
而寂然視之敝衣數事不能滿篋也淑人性恬雅
無他好雖方伯宦遊三十年不以一縑自飾卽由
始封至淑人三命矣一翟冠不易比鄰貴人婦爲
酒席燕會車服華煥飲食豐侈婢女靚麗閭里夸
之淑人如弗聞也於方伯俸餘隨所有出之不自
名一錢卽有所予不告之方伯不予也至析產二

弟及置義莊淑人必從中從臾之居恒念太淑人
不置其族黨至手調食啖之曰吾見若輩如見太
淑人也以乏絕告必應其求仲叔遺娣氏旦暮引
與偕食飲必共卽娣氏忘其孀居也撫二孤如已
子爲之婚嫁居食卽二孤亦忘其失父也人以疾
苦告必爲之盡或脫簪珥周之不厭念父母無嗣
請于方伯爲增封樹立碑置田令族子守之歲時
遣祀不輟淑人故強健無疾自方伯公卒貌日瘠
逾年而病幾殆諸子憂之淑人曰吾年七十復何

望得從先君子足矣然淑人竟愈健七箸如故日
率諸婦含飴弄孫以爲常又六載一日語婢曰若
望吾八十壽期昨夢神人言止二日耳然慎勿告
諸郎君踰二日晨起櫛沐如平時季婦母病淑人
猶出訊頃之入室安坐而逝亦異已乃萬曆庚戌
閏三月廿四也距生嘉靖甲午閏二月一日得年
七十有七思似等以次年辛亥十月某日葬淑人
邑瑤山之原從方伯公窆焉思似述淑人事狀屬
余曰先君子勩業辱賜之銘敢更以母氏爲子累

嗚呼淑人爲婦而妻而母悉應古法其德行之專
靜志行之齊肅與所稱鵲巢采蘋何異以淑人爲
諸侯大夫之配而不獲列於國風此史氏之責也
輒論次而銘之以附於詩人之義子女婚嫁語具
方伯志中不復出銘曰

詩有二南分陝以書方伯所蒞乃其遺墟越二千
年蔚起風教亦曰淑人令德有耀富而能儉貴不
辭卑孝於父母施及窮嫠士誦士茲家塾始兆蠶
之織之遠邇胥效匪直也家正是國人問名考德

與古為羣有幽璠山瘞玉於此敬撰初終以備詩

史學公父并錄文簡卷士簡十

沈園集

卷十三

沈園集

卷十三



